

正德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六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喪視掌大喪勸防之事

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

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披彼寄反下同倡昌亮反戲音戲○

引柩後鄭不從者但引者天子千人執六引在柩車前防謂

披在柩車後備傾戲二者別司農共為一故不從子春云防

當為披義無所取故不從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即下經御

柩一也謂執燾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燾詔

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戲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

防謂執披備傾戲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執披故以執披

疏

注鄭司至禮也○釋曰先鄭云辟謂

周禮疏二十六

一

殯殯時以棹載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引檀弓曰天子之殯也故塗龍輔以棹者天子諸侯殯用輔車天子畫轅為龍先置龍輔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輔車之中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傍乃於棹橫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於棺上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棹林乃異塗之如四面屋故云故塗龍輔以棹加斧於棹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加斧於棹上者按檀弓云布幕衛公緇幕魯布幕諸侯法綃幕天子禮刺以繡文謂之斧者形如大斧文言上者加斧訖乃橫塗其上及朝御匱乃吳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故言加斧於棹上及朝御匱乃吳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始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玄謂乃奠朝廟奠朝直送反注皆同匱音舊離力智反下同疏及朝御匱乃奠釋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者發殯宮轎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燾居前以御正柩也云乃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殯從柩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棺

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注鄭司至廟奠釋曰先鄭解朝廟法後鄭皆從之不敗引檀弓云殷朝而殯於祖者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柩朝廟而殯之故云殷朝而殯於祖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不殯於廟故始死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禩而後祖廟別一宿後朝始祖廟遂出葬於墓故云周朝而遂葬云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者此僖八年左氏傳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殯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始則弗致也注云寢小寢同盟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不當致云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此左氏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晉宗廟在曲沃者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云故曰曲沃君之宗也者莊二十八年左氏傳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夏大子居曲沃是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此僖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重耳入於晉丙午入曲沃下未朝於武宮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記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未世諸侯國河能同

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
 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
 不奠于寢不殯于廟不耐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
 凡則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
 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玄謂乃奠朝
 廟奠者以經文奠在朝下明不據初來宿奠是據厥明所設
 朝廟及祖飾棺乃載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
 之奠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
 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
 載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玄謂祖為
 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
 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翽居前御行為節度疏及祖至遂
 飯扶晚反還音旋一音回鄉許亮反翽音道御及祖至遂
 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廟次第朝親廟四次朝二祀次朝始
 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日日側是
 至祖廟之中而行祖始也為行始言飾棺乃載者既載乃
 飾按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却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
 之屬飾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
 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此先云飾棺後言乃載者直取

便文非行事之次第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却
 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注鄭司至節度釋曰先鄭解祖
 及飾棺其義是故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將葬祖於庭者檀
 弓文云象生時出則祖也者詩云仲山甫出祖是也云故曰
 事死如事生禮也者按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義
 出於彼以其生時出有祖故死亦有祖檀弓曰飯於牖下至
 即遠也按檀弓曾子弔於負夏氏主一人既祖奠徹推柩而
 反之曾子從者怪主人推柩而反問於曾子曾子對曰胡為
 其不可從者問于游子曰游對此蘇云飯於牖下者謂始死於
 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沐浴訖即飯含故云飯於牖下小斂
 於戶內小斂十九種在戶內大斂於阼者士三十種大夫五
 十種諸侯百種天子百二十種皆於阼階故言大斂於阼殯
 於客位者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兩楹間周人殯於西階
 故云殯於客位祖於庭者行祖祭在祖廟之庭葬於墓者行
 祖祭訖至明且行大遣奠既奠引柩向曠故云葬於墓所以
 即遠也者此子游之意從飯於牖下至葬於墓即就也飾級
 皆是就遠不合反來引之者證此經祖是為行始向遠之義
 云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者重解祖及飾載之事云遂御之
 喪祝為柩車御也者後鄭增成之云或謂及祖至祖廟也者
 以其飾載在祖廟中故以祖為祖廟解之後鄭雖不從亦通

一義玄謂祖為行始此後鄭增成先鄭前解祖也云飾棺設柳池紐之屬者喪大記文柳者諸色所聚帷荒之屬是也紐者君三池纁組六之屬是也司士云作六軍之士執披彼引喪大記其於此畧言也云其序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到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當還車向外以其載時車北向飾訖當還車向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纁居前御行為節度者恐極車傾及葬御匱出宮乃代

喪祝二人相與疏注喪祝卒更也。釋曰及至也謂於祀更也。更音庚。廟厥明大奠後引極車出喪祝於極車前御行御極車出宮乃代者按序官云及壙說載除飾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及壙說載除飾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使其空爾周人之葬牆置罍亦作翬錯七故反便婢面反窆彼駮反劉補鄧反本疏及說載除飾。釋曰及至也至壙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注鄭司至置罍。釋曰云四罍之屬者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不以君禮葬之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翬大夫四翬諸侯

六翬天子八翬今用四翬是不成君禮也云令可舉移安錯之者除去棺飾者令可舉移安錯於壙中安錯之言出孝經玄謂周人之葬牆置罍者棺弓云殷人棺棹周人牆置罍謂帷荒與極為輶若牆然故謂之牆言置罍者翬在道極車傍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棹傍故云置也

小喪亦如之

疏小喪亦如之。釋曰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自掌勸引之者證飾既除還入壙設之義也

故云亦**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如之

疏注喪祭虞也至祭易喪祭。釋曰引哭日成事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注喪祭虞也至祭易喪祭。釋曰引哭日成事是日也

日設大遣奠而出葬訖反日中而虞送形而往迎魂而反虞者安也葬日虞祭所以安神不使父母一日離散故設虞祭也云是日也以虞祭所以安神不使父母一日離散故設虞祭前始死之後皆是以虞祭所以安神不使父母一日離散故設虞祭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士虞禮始虞日哀薦禘禘事再虞日哀薦虞事三虞日哀薦成事卒哭祝辭亦禘成事也祭以吉為成故云是王中則與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引之者證經喪祭是虞也

巫帥 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

秋傳曰楚人使公親蒞公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厲音列記作列黍苞禮也

音例亦音列 注鄭司至悔之 釋曰先鄭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者桃者鬼所惡茢莢帝所以婦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

之執戈者是也小臣也按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王亦然故兼言執戈檀弓曰君臨臣

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是天子之禮故引之言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者是襄二十九年左傳文按傳襄公朝於

異於生春秋傳曰者是襄二十九年左傳文按傳襄公朝於荆康王卒楚人使公襲襲者臣賤之事欲使公行臣禮公使

巫以桃茢被殯楚人弗禁者不知禮故不禁既而悔之者後覺始悔是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引之者證經喪祝與巫前

有桃茢之事按檀弓云使公襲左傳云繼不同者 掌勝國 勝國邑所誅

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勝國邑所誅 討者社稷者

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 疏 掌勝 為北隰。亳步 反棧劉才產反一音上諫反 疏 至祠 釋曰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

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注勝國至北隰。釋曰云勝國 邑所誅討者古者不滅國有違逆被誅討者更立其賢子弟 還得事其社稷今云勝國之社稷者為據武王伐紂取其社

稷而事之故云若亳社是矣也據其地則曰亳據彼國喪亡 即為亡國之社稷此注勝之即為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 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亳社也云存之者重神也者君自無

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云蓋奄其上而棧其下 為北隰者按哀公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傳曰亡國 之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為北隰者郊特牲文郊特牲喪國

之社必屋之為北隰不受天陽使陰明公羊云揜其 上即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凡鄉

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疏 凡鄉至棺焉 釋曰言掌事

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 主斂事故摠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為 百爾所思之百

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 主斂事故摠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為 百爾所思之百

書亦或為禡祭。兵災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禡。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立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禡，氣執之，十百而多獲。貉，莫駕反。注：禡同。甸音田，下文同。疏：甸，祝至祝號。釋曰：言號者，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按大司馬大閱禮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為號。注：杜子至多獲。釋曰：子春云：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書亦或為貉者，毛詩爾雅皆為此字。云：貉，兵祭也。者，爾雅云：禡，師祭是也。引詩云：是類是禡者，大雅皇矣之詩也。立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者。詩與爾雅據出征之祭，田是習兵，故亦禡祭。云：禡，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者，應十得百，望多獲，禽牲此解禡字之意。舍奠于祖廟，亦如之。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云：禡，父廟。舍奠至如之。釋曰：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舍音釋，下同。一，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禡并言。注：舍，讀至父廟。釋曰：舍，讀為釋者，周禮禮記多為舍字。鄭讀皆為釋。云：釋奠者，告將時田若時征伐者，此經上下推言時田，不言征伐。按大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禡。

故兼言 師甸以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征伐，師甸以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

舍奠于祖禡，乃斂禽，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

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人，又以奠于祖禡。薦，且告反也。斂，謂取三十人，腊人焉。杜子春云：禡，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立謂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屬音燭。餼，于輒反。禡音誅。一音禱，別彼列反。疏：注師田至肥健。釋為于偽反。下同。侏音誅。字林音朱。疏：注師田至肥健。釋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者，若田獵在山，山虞植旗，田獵在澤，澤虞植旗，各植旗為表，故解致禽于虞中者，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也。云：屬禽別其種類者，禽獸既致於旌旗之所，甸祝分別其種類。麋鹿之類，各為一所。云：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者，按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甸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以四郊皆羣神之兆。今田獵在四郊之外，還國必過羣兆，故將此禽獸薦於羣兆。直以禽祭之，無祭事。云：入又以奠於祖禡，薦

且告反也者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今此舍奠在饔獸之
 下是告反也言薦者又以所獲禽牲薦廟也云斂禽謂取三
 十者按穀梁云禽擇取三十知入腊人者按腊人云掌凡田
 獸之脯腊按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入
 腊人者按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庖廚
 直入腊人者據祭祀重者而言脯非豆實而言乾豆者以脯
 為醢故醢人注云作醢及醢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
 梁麩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是也杜于春云
 謂禘也為馬禘無疾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凡言牲者卜日
 曰牲據祭祀之牲不得據田獵之獸又禘不得為禘祈宗玄
 謂禘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時有人甘心惡伏誅故云
 伏誅之誅此從音為誅云今誅大字也者今漢時人傍侏是
 侏大之字此取肥大之意故云為牲祭求肥充解經禘牲云
 為馬祭求肥健釋經禘馬鄭既解禘為大知此皆有祭者以
 其言皆掌其祀
 號是有祭事

詛祝 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入者之

以告神明也明詛主於要（疏）注八者至日詛。釋曰此入
 誓大事日盟下事日詛者之內類造已下是大祝六

盟下當有詛字

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為祝號秋官自有司盟
 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
 辭故使詛祝掌之云大事日盟小事日詛者盟者盟將來春
 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為之故云大事
 日盟小事
 日詛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

邦國之劑信 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

成也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疏）作盟至劑信。釋

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疏）曰云作盟詛之載

辭者為要誓之辭載之於策人多無信故為辭對神要之使

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云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質正也成

也亦為此盟詛之載辭以成正諸侯邦國之劑信謂要券故對

神成正之使不犯。注載辭至載書。釋曰言為辭而載之
 于策者若然則策載此辭謂之載云坎用牲加書于其上
 者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
 子痤偽與楚客盟司盟注具引此文於此注畧也引春秋者
 據載書而言知者按司盟掌盟載之法彼注云載盟辭也盟
 者書其辭於策即是此載辭也又注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
 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即引春秋宋寺人之事明此坎用

牲加書於其上據載書而言以此言之則書辭於策謂之載辭加書於牲上謂之載書司盟掌載書詛祝掌載辭此注兼言坎用牲加書之事者事相因故兼解之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者周禮體例單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諸侯故為此解云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者大雅文王詩也彼訓質為成成為平謂成其平和之事引之者證質為成義先鄭引春秋傳曰者按哀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大尹使祝為載書司農之意以載辭與載書為一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

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尪音汪疏

司巫至舞雩。釋曰掌羣巫之政令者下文男巫女巫皆掌之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者謂帥女巫已下是以女巫職云旱曠則舞雩亦據脩雩而言也。注雩旱至得雨。釋曰言雩旱祭也者經云國大旱而舞雩明雩是旱祭是以春秋緯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云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知者按禮記月令大雩帝習盛樂據天子雩五帝

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句龍柱棄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公若魯與二王之後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者按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不必舞雩故檀弓云魯穆公云吾欲暴尪而奚若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若縣子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注云尪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明非舞雩之人司農兼引尪者挾句連引之其實非舞者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曠之祀舞師謂野人能國有大裁則帥巫而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造巫恒 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立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施**疏**注杜子至施為。釋曰子春之意帥巫者巫則女巫為恒訓為常故云會聚常處後鄭不從立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後鄭之意以恒為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按視舊所施為**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杜子春而法之

為鉏匱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籍也館神所
館止也書或為菹館或為租飽或曰布者以為席也租飽茅
裹肉也玄謂道布者為神所設中中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
屬于几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
筐也主先匱菹後館玄言之者明共主以匱共菹以筐大祝
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刈茅長五寸實于筐
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縮○匱音丹菹于都反鉏子都反下同藉慈夜反下同租劉
音緞又音卷沈音子餘反飽音苞疏注杜子至東縮○釋
又音弭裹音果為于偽反刈音寸疏曰子春所解及讀字
惟解匱器名一事後鄭從之自餘並義無所取後鄭不從玄
謂道布者為神所設中即引中雷禮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
是也云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謂常藉所當之食云館
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者筐所以盛菹者也云主先匱菹後
館互言之者謂主先匱器在上者欲見以匱器盛主來向祭
所大祝取得主匱器即退菹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菹館
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菹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匱共
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
禮曰苴刈茅長五寸實於筐饌于西坵上者刈切也切之長
五寸又陳之西坵者堂西南隅謂之坵饌陳於此未用前又

曰祝盥升版苴降洗之升設於几東席上東縮者士虞禮設
席於與禮神東面右几放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縮縱也據神
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
維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凡祭事守瘞祇有埋牲玉
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疏注瘞謂至去之○釋
然祭禮畢則去之○瘞於例反疏曰按爾雅祭天曰燔
柴祭地曰瘞埋又按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故鄭云瘞謂
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鄭不言帛亦有帛可知云守之者
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者但祭地埋牲與禮祀同節作樂下
神之後即有埋牲之事以後更有祭祀之節事故使司巫守
埋是以鄭云有祭事然云祭祀畢即凡喪事掌巫降
去之者以其無事故去之不復守也凡喪事掌巫降
之二○釐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
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
神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殤其遺禮者按郊特牲鄉人殤
鄭注云殤殤鬼彼逐疫癘之事故以殤為殤鬼此殤當家之鬼非殤鬼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

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立謂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禘祭之疏男巫至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衍音延下同為于偽反。疏以茅至釋曰云望祀者類造禴禘祭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注杜子至之招。釋曰子春所云皆無依據故後鄭不從。立謂破衍為延者衍字於六類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禴禘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黍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禘祭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故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授號知是詛祝者按冬堂贈無方無筭故書贈為矰杜子詛祝而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立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贈謂遠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立謂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疏注故書至常數。釋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矰音曾。疏曰子春以堂贈為逐

疫後鄭不從者逐疫方相氏及占夢不合在此故不從云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後鄭不從者既言無數遠近由人不得云遠益善故不從。立謂知堂贈是送不祥及惡夢者見占夢云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故知鄭云當東則東當西則西不言南北舉東西可知此解無方可。春招彈以除疾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此解無筭。春招彈以除疾病。招招福也。杜子春讀彈如彌兵之彌。立謂彈讀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祀衍之禮。彈與彌同。及下救。疏注招招至之禮。釋曰子春讀彈如彌兵皆亡氏反。疏之彌讀從小祝。彌災兵之彌。立謂彈讀為救字之誤也。按小祝後鄭注彌讀曰救於此云為救從子春之說云救安也。安凶禍也。者以經云除疾病故知所安者凶禍。知招救皆有祀救之禮者此招救為招福安禍與侯禳意同。侯禳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王甲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故書前為先。疏注至是也。釋曰按上喪祝云王甲則與巫。前此男巫與祝前。故二官俱在王前。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

薰草藥沐浴

疏

注歲時至沐浴。釋曰歲時祓除者非謂

○已音祀。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故鄭君云

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據上句之已而為祓除之

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

浴者若直言浴則惟有湯今兼言釁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

故云以香薰草藥經直云浴兼言沐者凡絜靜者沐浴相將

故知亦**早曠則舞雩**使女巫舞早祭崇陰也鄭司農云

有沐也**早曠則舞雩**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

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

婦人無乃已疏乎。曠呼旱反繆音穆縣音玄暴蒲卜反

疏早曠則舞雩。釋曰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故有旱曠之

事旱而言曠者曠謂熱氣也。注使女至疏乎。釋曰

司農引繆公者魯繆公春秋後事縣子者魯大夫欲暴

巫者以其舞雩不得兩引之者證使女巫舞雩之事**若**

王后中則與祝前后如王禮**疏**若王至祝前。釋曰此女巫云

與祝前則與天官女祝前后。注女巫至王禮。釋曰云女

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者按前男巫與喪祝前王執桃茹此女

巫與女祝前后亦巫執**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有歌

桃祝執茹故云如王禮**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者有歌

哭者冀以悲**疏**凡邦至而請。釋曰大裁言歌哭而請則

哀感神靈也。注有歌靈也。釋曰按

林頓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

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裁而樂之

將何以請哀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

道將何為立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為非其所裁害

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

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

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立服而緩雲刑理祭

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非大裁歌哭之證也

多裁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哭則不歌

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

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議

此禮若然此云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

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典則亦法也

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

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

治也

治也

治也

治也

治也

治也

治也

治也

治也

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居猶處也言
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治直吏反下及注其治同為子偽
反下為有同底音疏也者按大宰注典法則所用異其
旨朝直遙反下同疏也者按大宰注典法則所用異其
名也其實典則與法一也故云典則亦法也云六典八法八
則豕宰所建以治百官者豕宰職八法云治官府是也云大
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者鄭言此者欲見大史重掌
此三者非是相副貳大宰既掌此大史迎其治職文書云大
史日官也者以其掌麻數故云日官引春秋傳者桓十七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服氏注云日官日御典麻數者也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服注云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
以主之重麻數也按鄭注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
職與服不同服君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
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是卿掌
麻數明周掌麻數亦是日官鄭意以五帝殊時三王異世文
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之時使卿掌麻數至周凡辨灋
使下大夫為之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凡辨灋
者攷焉不信者刑之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
正之者○攷音考爭爭鬪之爭

凡辨至刑之○釋曰按上文大史既受邦國官府都鄙治職
文書其三者之內有爭訟來正之者大史觀其辨灋得理考
之不信者刑之者事理妄冒不信者刑罰之○注謂邦至之
者○釋曰鄭知此事是邦國官府都鄙者以其文承上文三
者之下故知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皆藏焉
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
貳猶副也藏法與約劑之書

以為六官之副其有疏凡邦至所登○釋曰上文邦國官
後事六官又登焉疏府都鄙三者俱充此約不言官府
者此舉邦國都鄙及萬民在外者而言其實官府約劑亦藏
之云以貳六官者六官各有一通此大史亦副寫一通故云
以貳六官云六官之所登者約劑相續不絕在後六官更有
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以藏之○注約劑至登焉○釋
曰鄭知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者按司盟凡邦國有疑會
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故知約劑中有盟要之載辭言及券書
者此經萬民約劑無盟要載辭惟有券書故別言券書鄭知
所藏之中有法者按司盟云掌盟載之法下又云及其禮儀
北面詔明神此既掌

辭明并法亦藏之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

之。謂抵冒盟誓者辟法者考按讀其然不。疏。若給至刑之。

辭藏在府庫在後抵冒其事不依要辭謂之約劑亂也則辟法者辟開也法則約劑也則為之開府庫考按其然否不信者不依約劑與之刑。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罪故云不信者刑之。

及都鄙。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疏。正歲至都鄙。

民之本於是乎在。數所主反下同。者謂造麻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麻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云頒之于官府及都鄙者官府據在朝都鄙據三等采地先近及遠故先言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國。注中數至乎在。釋曰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啓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

月法中氣無人前月法中氣而則為歲朔氣而則為年假令十二月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分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行三十四氣分得三為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為八分通前為百六十八分。二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分。有十六日氣者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是以云若今時作麻日矣云定四時以次序者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解經中序故云定四時以次序云授民時之事者亦取堯典敬授民時解經中事春秋傳曰者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為民彼譏文公不告閏朔。頒告朔于邦國。朔天子諸引之者證閏歲年之事也。

月法中氣無人前月法中氣而則為歲朔氣而則為年假令十二月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分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行三十四氣分得三為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為八分通前為百六十八分。二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分。有十六日氣者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是以云若今時作麻日矣云定四時以次序者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解經中序故云定四時以次序云授民時之事者亦取堯典敬授民時解經中事春秋傳曰者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為民彼譏文公不告閏朔。頒告朔于邦國。朔天子諸引之者證閏歲年之事也。

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
 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
 日官失疏注天子至之也。釋曰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
 之也。諸侯藏之於祖廟者按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
 朔於大祖大祖即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
 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而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用羊告
 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王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
 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
 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
 下諸侯者言則者以十二月麻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
 行號之為朔故春秋傳曰者還桓十七年傳文春秋之義
 天子班麻於諸侯日食書且不班麻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
 書日者辨天子日官失之不班麻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
 引之證經天子有班告朔之事閏月詔王居門終
 月總章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
 在門謂疏閏月至終月。釋曰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
 之閏疏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
 於時之門故大史詔告王居路寢門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
 行祭禮無居坐之處若在路寢堂與門聽事之時各居一月

故立居門終月。注門謂至之閏。釋曰鄭知此經門是路
 寢門者按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
 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路寢門先鄭云月令十二月
 據月令而言按月令是秦時書明堂路寢有九室大室在中
 央四角各有二堂隔之為个堂大室正東之堂謂之青陽正
 南之堂謂之明堂正西之堂謂之總章正北之堂謂之青陽正
 云左右之位者青陽明堂總章立堂各有左右之位月令謂
 之左右个故月令孟春云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季春居
 青陽右个孟夏云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季夏云居明堂右
 个孟秋云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季秋云居總章右个孟
 冬居立堂左个仲冬居立堂季冬居立堂右个孟春居
 故鄭以大寢解之是以先鄭引之證此大寢之禮云惟閏月
 無所居居於門者以其十二月居十二堂故云閏月無所居
 居於門云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者解閏字之意以閏月王
 在門中故制文字亦大祭祀與執事卜日之屬與之
 者在門中謂之閏也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者當疏注執事至視墨。釋曰知執事大卜之屬者大卜
 視墨疏掌卜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有卜師及
 卜人知當視墨者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宿
 占墨卜人占圻彼言史者即此大史故知當視墨戒及宿

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

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

疏或為及至

或為汙叶音協汙音執又音協劉子集反

疏成及至

釋曰戒及宿之日者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云與羣

疏成及至

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者當此三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

疏成及至

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疏成及至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疏成及至

教其所當

疏成及至

居之處

疏成及至

常者此禮一定常

疏成及至

行不改故云常也

疏成及至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疏成及至

冒其職事詐欺不

疏成及至

信者刑誅之

疏成及至

大會同朝至禮事

疏成及至

及將幣之日執書

疏成及至

以詔王

疏成及至

將送也詔王

疏成及至

告王以禮事

疏成及至

者則上經所書

疏成及至

會同之事至此

疏成及至

得朝觀之疏則有三享之禮將送也幣謂壁帛之等故云將

幣之日云執書以詔王者王與諸侯行禮之時大史執禮書

以告王使

疏成及至

-5 215 35 730" data-label="Text">

不錯誤

-5 735 35 915" data-label="Text">

疏成及至

以詔王

將送也詔王

告王以禮事

者則上經所書

會同之事至此

得朝觀之疏則有三享之禮將送也幣謂壁帛之等故云將

幣之日云執書以詔王者王與諸侯行禮之時大史執禮書

以告王使

不錯誤

疏

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

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玄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大音

泰注同式劉音勅今俗音如字焉於虔反夾古洽反劉古協

反

時與大師瞽人知天道者同在一車之上共察天文故同車

也○注鄭司至之長○釋曰先鄭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

以知天時處吉凶者為式知天時處吉凶者候天時

時候有法式故謂載天文者為式知天時處吉凶者候天時

知吉凶以告王故云處吉凶國語者按周語單子謂魯成公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者在哀六年玄謂瞽即大師者

此足先鄭之義周語云瞽者即此經大師一也云大師瞽官

之長者按春官瞽人之內立其賢者為大師之官故云瞽官

長

大遷國抱瀆以前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反大喪執灋以泄勸防鄭司農云勸遺之日讀

誅遺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而讀之大師又帥督厥之而作謚賢史知天道終於此累其行

遺言王之誅謚成於天道疏注遺謂至天道釋曰遺

之奠云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

仍以後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

葬之後當稱謚故誅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誅即累也云大

師又帥督厥之而作謚者按大師職凡大喪帥督而厥作柩

謚云言王之誅謚成於天道者按禮記曾子問惟天子稱天

以誅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釋曰

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誅之是王之謚成於

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

凡喪事攷焉得為有小喪賜謚大夫也疏注小喪

也釋曰大史雖賜之謚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

大夫之喪賜謚讀謚彼注云其讀謚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

相成其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見

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為讀之知義然者見

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夫子脩其班制以與四鄰

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是其事也明禮亦當然其諸

侯之法按曾子問云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諸侯相誅非禮春

秋之世卑謚於尊不得如禮按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

防引六練

而作謚賢史知天道

注遺謂至天道釋曰遺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謂大遺奠故以遺謂祖廟

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鄉射禮曰已下是鄉射記
文云君國中射皮豎中者謂燕禮在寢則以皮豎獸形為中
云於郊則間中者謂大學之射云於竟則虎中者謂與鄰國
君射也云大夫兕中士鹿中者大夫士各一中故大夫以兕
獸為中士以鹿獸為中云天子
之中未聞者經記不言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

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

子聘于魯觀書大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
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書奠為帝杜子
春云帝當為奠奠讀為定書帝亦或為奠之謂王有事所
祭於其廟○奠音定繫戶計反下同昭如字或作紀音詭疏
小史至忌諱○釋曰小史掌邦國之志者邦國連言據諸侯
志者記也諸侯國內所有記錄之事皆掌之云奠繫世者謂
定帝繫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親疏故
須辨之云若有事者謂在廟中有祈祭之事云則詔王之忌
諱者謂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注鄭司至其廟○釋
曰古者認識物為志春秋傳所謂周志者皆是左氏傳殺之

役晉襄公縛秦囚來駒失戈狼躡取戈斬囚遂為車右箕之
其友曰吾與汝為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引之者證志為記識之義也引韓宣子者按昭公二年左氏
傳晉韓起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引之者證
史官掌邦國之志此經小史掌志引大史證之者大史史官
之長共其事故也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者天子謂
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云瞽矇諷誦之者按瞽矇職云掌諷
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是也云先王死
日為忌名為諱者告王當避此二事

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史

叙俎簋以為節故書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
為簋古文也大祭祀小史主叙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祭祀
史主叙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
玄謂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按比之○此此志反疏祭大
至俎簋○釋曰此言叙昭穆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則大祭祀
惟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注
讀禮至比之○釋曰鄭知讀禮法是大史與羣執事者大史
職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彼云禮

書即此禮法也。云言讀禮法者，小史叙俎簋以爲節者，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叙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按比氏傳，彼傳云：公有疾，語晏子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諫於祝史。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

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大喪至

釋曰：此數事皆大史掌之。小史得佐之。卿大夫之喪，賜謚諡誄。其讀

節事相成也。疏：注其讀至相成。釋曰：按大史云：小喪，彼不云讀諡，今此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諡。賜謚是，大史之事，非小史。但小史於大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跡而讀之，故云：其讀諡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云

事相成者，諡法依誄爲之，故云：事相成。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一月，十有一辰，十有一日，十有一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麻大歲非此也。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叙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論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秩，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麻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孝經說曰：故勅以天期四時節有早晚，趨勉趨時無失天位，皆由此術云。馮音憑，相息亮反，會如字，注同。見賢遍反，下皆同。譌五和反，直音。

疏：馮相至天位。釋曰：云十有二歲者，歲謂太歲左行，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故云十有二月。云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有二辰者，謂甲乙丙丁之等也。云二十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爲二十八星也。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云之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也。云辨其叙事者，謂五者皆與人爲候之以爲事業，次叙而事得分

也。此謂之五者也。注歲謂至術云。釋曰：云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辰，又分前辰爲一

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
則揔有千七百二十八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辰而計之十二歲
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辰而計之十二歲
跳而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歲同此則服虔注
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天門
故以歲日跳度為龍度天門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
建之辰者以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大歲為陰人所不觀既歲
星與大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大
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為法若
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赴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
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大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
上十二月日月會於亥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大歲自此已
後皆然引樂說者證太歲在月建之義也云然則今麻大歲
非此也者以今麻大歲歲星北辰大歲無跳辰之義非此經
太歲者也云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者此五物皆
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見故云方面所在云謂若仲春辨秩
東作已下者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
傳而言辨其平也注引國語者周語文云王合位十三五者
按彼武王伐紂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極星在天元引之者證經五者各於其位

冬

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冬至日在牽牛

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慙陽夏無
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
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
皆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疏冬夏至之叙釋曰此經欲
日月之景以辨四時之叙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若
依度則四時之叙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
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
之也注冬至至正矣釋曰鄭知冬至至景丈三尺者按易
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如度
者歲美人引者樹杙於地四維中引繩以正之不其法神讀
如引言八引者樹杙於地四維中引繩以正之不其法神讀
日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地四維中引繩以正之不其法神讀
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審矣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進
行黃道外則暑長暑長者陰勝故水暑短於度者日之行入
進黃道內故暑短暑短者陽勝是以旱進尺二寸則月食者
月以十二為數以勢言之宜為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者
之數備于十暑進為盈暑退為縮冬至暑長丈二尺五寸所
立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尺長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寸景

以冬至影長丈三尺反之致夏惟尺五寸景也是以鄭注考
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向南日差
大分六小分四寸四分六者分一十寸為十分分四分一
寸為十分分一寸十里則差六百四十分按大司徒職云日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之後差之至冬得丈三
尺景又按天文志春秋分日在婁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
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云極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者愆陽伏
陰者昭四年申豐繇以其德政所致而四時之景合度故陰
陽和也云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
以其景知氣至不者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
入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日不盡八日陰
氣得正而平以此而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陰
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
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故鄭并言井弦於牽牛東井不
言圓望義可知也此以三月諸星復若不在三月春分則未
位大判皆以合於星體在酉而言以其二月春分則未到本
酉秋分角星昏亦在酉以是推之皆可按天文志云月昏在
九行云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
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日東從青道云云然則用
之決房中赤青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度而行出陽道

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此云九種則通數黃道也進入黃道南
別謂之赤道夏時月在黃道南謂之赤道進入黃道北謂之
黑道東西自相對春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
謂之白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謂之青
道此皆不得其正故日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若在黃
道是其正亦如日然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
黃道又云黃帝占且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
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
餘星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及問曰日何
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
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外內又按天文志云春秋分日在婁角
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也若
然通卦驗云春秋暑長七尺二寸四分者謂暑表有差移故不同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角日有薄食暈珎月有盈虧眇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
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識音志又音試又如字下同暈

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可
以伐人起舍而前為贏退
舍為縮 漢書天文志

本又作輝亦作運音同眺他了反晦而月見西方匿女力疏
反劉吐則反朔而月見東方日側匿亦名朧女力反
保章至吉凶○釋曰上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者
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注志古
至見焉○釋曰志古文識識記也者古之文字少志意之
志與文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為識故云
志古文識識即記也云星謂五星者按天文志謂東方歲南
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鎮星云辰日月所會者左氏
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云五星有贏縮者按天文志云歲
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人起舍如前出贏縮為客客晚出
為縮縮為主人故人言曰天下大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
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圍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
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
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玉七十二月其色
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
虛立夏熒惑王七月十二日色赤角芒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
黃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
其色黃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十二月
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
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云日有薄蝕暈珥者此則視禮職具釋

其事也云月有虧盈者此則禮運所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也云朧側匿之變者按尚書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
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朧則侯王其
得云七者右行列舍者七謂日月五星皆右行於天留伏順
逆以見吉凶故云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若然經有辰
鄭云日月所會宜釋辰名不解辰之禍福者但辰與二十八
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已見馮相氏而此言之者以
星辰是相將之物揆句而言故鄭不釋為禍福之事也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

妖祥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

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
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
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楊齊也姬
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
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
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分次問反注同參所林反姬子須
反彗孛反息遂反孛音佩疏以星至妖祥○釋曰此經論
以歲反又息遂反孛音佩疏以星至妖祥○釋曰此經論

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云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云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星而說云皆有分星者摠解九州及諸國也云以觀妖祥者據星見徵應所在以觀妖祥之事也○注星土至為象○釋曰先鄭所引春秋傳者按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又襄九年左氏傳云辰為商主大火此所引及國語皆據諸國而言故增成其義并釋九州之土也後鄭云大界則曰九州者此解經九州之地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則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王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充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嶺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攝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究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云州中諸國已下別釋經所封封域古黃帝時堪輿亡故其書古矣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者謂後代有作堪輿者非古數雖非古數時有可言者故云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者但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國屬焉故也吳越二國同次者

亦謂同年度受封故同次也云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者按公羊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云孛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左氏申孛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孛一也時為宋衛陳鄭哉天文志彗長丈二言用客星者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彗非位奔賈而入他辰者也

下之妖祥 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

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相息亮反下同疏以十至妖祥○釋曰此經又以太歲以

日云歲謂大歲者上文已說五星說以文次而推知非歲星故知是在地之太歲也其惟太歲所在以下於上馮相氏釋詁鄭恐人不曉故重言之也先鄭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亦欲見推太歲之處云歲星所居亦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

也太歲所在亦是斗所建之辰下有太歲也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者按昭三十二年夏吳伐之必受其凶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按昭十二年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至昭三十二年正應在析木而越

得歲者按彼服注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
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
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
德之貴神其在所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
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
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
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玄枵哀二十二年
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
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越
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
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為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
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猶
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與在哀二十年吳
惡未周故不滅也此鄭義與服小異大同也按括地象天不
足於西此則西為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
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
但龍度天門正應在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於
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禮象

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
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
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疏以五至禮象○釋
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疏曰物色也此五色
之雲以辨吉凶也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為荒凶也風雨
降為豐吉也云之禮象者禮謂日旁雲氣以見五色之雲則
知吉凶也○注物色至救政○釋曰鄭知視日旁雲氣之色
者以其視禮職十者皆視日旁雲氣之色此云禮象故知所
視五雲亦視日旁雲氣則知當十二辰之分野所下之國者以
云降明據日旁雲氣則知當十二辰之分野所下之國有豐
荒也鄭以二至二分觀雲色者即所引春秋者是云青為蟲
已下蓋據陰陽書得知按僖五年左氏傳云春王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
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注云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夏
閉立秋立冬據八節而言也先鄭引下文以十有一風
凡此五物者欲見春秋與此相當故也

察天地之利命乖別之妖祥

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
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

矣疏以十至妖祥。釋曰：此一經欲見十二辰順律氣以

是十二辰氣為風者。師曠云：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

為風故知風即氣也。云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者，鄭亦按

師曠吹律而知此氣亦當吹律也。今無吹律之法，故云其道

亡。引襄十八年者，是時鄭屬晉，不復事楚。楚師伐之，晉為盟

主，欲救之，故師曠吹律以觀楚強弱。按彼服注：北風無射，夾

鍾以，北南風沾洗以南，云命乖別審矣。考異郵曰：陽竝于五極于

無功，是其命楚師乖離別審矣。按考異郵曰：陽竝于五極于

九五九四十五，臣變以陰合陽，故入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

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

風，兌為闢，闢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按通卦驗云：冬至

廣莫風，十二月大寒，小寒皆不云風。至立春，條風至，雨水猛

風至，玄鳥來，穀雨不見風。至春分，明庶風至，清明雷鳴，雨下，清明

芒種，不見風。大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處暑不見風。白露不

見風。秋分，涼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立冬，冬不見風。至小雪

大雪，皆不見風。如是無十二風，何云十二月皆有風乎？按通

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八月以當八卦

八節云：十一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

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

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

月可知。雨水猛風與條風俱在正。凡此五物者，以詔

救政訪序事

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

疏

凡此至序事。釋曰：此經總計上五經文，云凡此五物

者，謂從掌天星以下五經，並是已見之物，有此五事，云

詔者，詔告也。告王改脩德政，以備之以救止前之惡政。云訪

序事者，謂事未至者，預告王訪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

其事，使不失所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

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

八曰奪

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疏：內史至

釋曰：按大宰有誅無殺，此有殺無誅者，誅與殺相因，欲見為

過不止，則殺之，假令過失已麗於法，內之園土，司園職云：掌

收教罷民又云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之是因過而致殺也
八者不與大宰次第同者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依本也
執國灋及國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

入法疏執國法及國令至政事以逆會計。釋曰以內史
大宰掌其正國令謂若凡國之政令故亦掌其貳國即句考
其政事及會計以知得失善惡而誅賞也。注國法至八則
釋曰按太宰則皆訓為法故知掌叙事之灋受納

訪以詔王聽治叙六叙也納訪納謀於王疏注叙六

之內云六日以序聽其情是其聽治之法也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

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邀王憲晉侯辭從命受策以出。父音甫。邀吐麻反。懸
吐得疏凡命至命之。釋曰周法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
反疏士之法明士亦內史命之不言者以其賤畧之也

○注鄭司至以出。釋曰此事見僖二十八年左氏傳以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王命為侯伯之長按曲禮云大國曰伯父
州牧曰叔父晉既大國而云叔父者王以州牧之禮命之故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

讀之若今尚書疏凡四至讀之。釋曰言四方之事書

示王。注若今至省事。釋曰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王制祿則贊為之以

方出之贊為之為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

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諸
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

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大夫祿君十卿祿杜子春云方直
謂今時贖也立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

子男元士視附庸。疏注贊為至附庸。釋曰先鄭云上

食音似下同贖音獨。疏農夫已下皆禮記王制文按彼所

釋凡地有九等按遂人注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
人為九等則地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中下下上下中
下下若然上地之中有上上之地食十人上中食九人今言
上農夫食九人不言上上食十人者欲取下士食九人祿與

上中之地食九人同故據上中已下而言也云其次食八人
據上下之地云其次食七人者據中上之地云其次食六人
者據中中之地云其次食五人者據中下之地云又不言下上
之地食四人以下者欲見八人以下至五人有四等當庶人
在官者有府史胥徒其祿以是為差故不言四人以下也若
然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故云庶人在
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
其耕也者欲見從下士以上祿轉多故以此為本以增之杜
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者古時名為友漢時名為牘故舉
以說之玄謂王制曰已下以先鄭不言者故引之以增成其
義欲見此經所云據王臣為賞賜亦如之疏賞賜亦
本故先鄭後鄭內外兼見
釋曰此謂王以恩惠賞賜臣下之祿亦以方書贊為之辭
按司勳職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多則多功少則少耳
內

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疏副寫藏之疏王有詔勅頒之事則
當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也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疏注王令下畿外釋曰經典凡言四

方及外者據畿外而言經言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
外固知王下畿外之命也
之乘楚之檇杓○乘繩正疏注志記至檇杓○釋曰謂若
反檇徒刀反杓五忽反
秋者謂四時之書春為陽之首秋為陰之先故舉春秋以包
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春秋為出軍之法旬方八里出長較
一乘故名春秋為乘也云楚謂之檇杓者檇杓謂惡獸春秋
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同檇杓故謂春秋為檇杓也皆是
國異故史異名也引之者欲見春秋
是記事云與四方之志為一故也
掌二皇五帝之
書楚靈王所謂三墳疏注楚靈至五典○釋曰按孝經
五典○墳扶云反
肉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
黃帝今此云五帝之書為可而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
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按昭十
二年楚靈王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彼三墳
三皇時書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二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
之戒下有延叔堅馬季常等所說不同惟孔安國尚書序解
三墳五典與鄭同以掌達書名于四方貢達此名使
無正文故所解有異

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日字使疏注謂若至讀之○釋曰尚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是書之篇名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其文字之書名俱是書名此經宜云書名未知何者之書名故鄭兩解之云古曰名今日字古者之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名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知而讀之也者○使所更反注同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六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六

癸丑工已讀此卷 是日通讀女正注歲時被除如今三月上已如水上之類可謂以矣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澍葉

周禮注疏卷二十六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六

喪祝

防謂執披備傾戲

釋文傾戲音虧按賈疏引注作傾虧

作六軍之執披

浦鏗云之下脫士

下文及朝御置是也

閩毛本同監本置作極

將殯於曲沃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於作于

以御正極也

毛本同閩監本正誤王下節疏同

未通其記

浦鏗云記當說字誤

發凡則是關異代

閩監毛本則誤例關誤闕○按此等最見十行本之善

主一人既祖奠徹

補案注下一字誤衍

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到

閩本同監毛本到改倒

以巫祝桃茢執戈

諸本同段王裁云此及下二茢字當本同正作厲如縫人注改詛為嬰之類釋文音上桃厲云記作茢正謂與此注不同也

蓋揜其上而柴其下

閩監毛本柴改棧非此注作棧公羊傳作柴柴亦棧也

掌勝至祠

補祠下當有焉字

甸祝

禱氣執之十百而多獲

余本岳本同此本及嘉靖本執訛執今訂正閩監毛本改為勢

云書亦或為貉者

閩本同監毛本貉改禡。按禡是也注故作禡疏云毛詩爾雅皆為此字

可證毛本或誤為

若時征伐

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時作將當據

今侏大字也

禮說云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侏侏侏長大見言雖長大與侏儒等。按說文無此字當是侏之異體

直以禽祭之

此本及閩本誤者以禽獸之今從監毛本訂正

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

浦鍾云時誤田

塗置瓶中

閩本同監毛本瓶誤甄。按毛直誤作甄無此字依醢人注古本則作甄甄說文作甍小

云今誅大字也者

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侏大

詛祝

加書于其上也

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子作於是也

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監毛本載誤戴按云當作說

司巫

魯僖公欲焚巫尪余本尪作尪載音義同

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按謂當誨字之誤

當按視所施為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按作案

菹讀為鉏漢讀考作鉏讀為菹云經文作鉏杜子春易為菹訓為藉也今本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不可通矣

或為租飽嘉靖本監毛本同余本閩本租作菹當據正禮說云飽古文包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任包大

也說文包象裹妊故曰任包然則菹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

元言之者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作互言當訂正

升設於几東席上浦鏜云升下脫入

凡祭事守瘞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事誤祀

是以鄭云有祭事然按注作若有事然

云祭祀畢即去之者按祀當作禮

就巫下禡毛本禡作禡疏中同釋文亦作禡

男巫

以其授號文故二者之下浦鏜云承誤故

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惠按本無下之

無方無筭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筭改算非注及疏及下同。按唐石經宋槧多作筭少作算者

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讀為敕漢讀考云如當作爲讀爲應作

當為

女巫

凡邦至而請閩監毛本至下多歌哭二字

則大裁謂旱曠者浦鏜云者當也訛

注有歌靈也補案歌下當有至字

大史

日官居卿以底日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釋文作底日音旨當據正此本疏中引作底非

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

浦鏜云以當在六卿

凡辨灋者攷焉

諸本同唐石經辨作辯誤下辨事者攷焉同

考按讀其然不

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按作案可通閩監本不作否非浦鏜云讀疑衍字按浦鏜

誤蓋因疏語有考按其然否之文而誤會耳辟灋者開法讀之也

正月立春節啟蟄中二月雨水節

閩本同監毛本啟蟄雨水互改非。按古

麻啟蟄在雨水前不得以後世法改之

氣有十五日

此本及閩本誤十三日今據監毛本訂正

天子頒朔于諸侯

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頒作班賈疏引注同凡經文作頒注中多作班

。按此亦段玉裁云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一證

而日斂之

監本作而日當據正

猶天子日官失之

浦鏜云猶當作由

詔王居門終月

該文王部閩字下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閩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閩月王居

門中終月引周禮多中字

故月令孟春云青陽左个云當居字之誤下孟夏同闕

排入此引月令十二月原文皆有居無云本云下剗擠居字監毛本遂

仲春居青陽闕本居上補刻云字下仲夏仲秋孟冬仲

季春云居青陽右个此云字當衍下季夏孟秋季秋同

卜人占坼監本坼誤拆

讀禮書而協事闕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監毛本協作協

或為汁余本闕本毛本同嘉靖本監本汁作叶按釋文作

謂校呼之毛本校作按六經正誤云校當作按考按之按

所行依注謂之事浦鏗云依注當儀注訛

則大史主抱式釋文抱式劉音勅今俗音如字史記龜策

書王莽傳顏氏家訓式作杖按漢制考引藝文志有羨門
式法因學紀聞云史記曰者傳旋式正棊唐六典太卜令
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式皆
如字蓋因以木為之故字又作杖

小史

辨昭穆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昭穆或作邵音韶按小宗伯辨

帝繫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親疏闕監毛本中改上非

毛本遂排入

來駒失戈浦鏗云萊誤來

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漢讀考云簋當作軌

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余本脫讀禮二字

史此小史也惠校本作此史

言讀禮法者余本禮作定蓋礼之訛

故書籒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漢讀考云當作故書軌或為九鄭司農云

九讀為軌

書亦或為籒古文也漢讀考云或為下當有軌字句絕籒古文也四字句絕謂此軌字乃籒之

古文不徑易九為軌者籒秦時小篆必從周人作軌也

事相成也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也按賈疏標起訖云注其讀至相成又疏中引注亦無也字

當刪正

馮相氏

辯其敘事以會天位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辯作辨注及下同監毛本此敘誤序注同

辯秩南譌葉鈔釋文作南偽余本載音義同此本及閩監本偽字皆剗改蓋本作偽

故以歲日跳度為龍度天門也浦鏗云日當星字誤

日月五星俱赴於牽牛之初閩本同監毛本於改于浦鏗云起誤赴

云歲日月辰星宿之位閩監毛本作星辰與注乖。按毛本辰星不誤

星在天元浦鏗云龜誤元

法神讀如引浦鏗云注誤法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因改灑其可笑有如此者

至云所立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尺浦鏗云注誤至景誤陰

以冬至影長丈三尺反之按影當作景上下皆作景

分一寸為十分按下分字不當重

分一寸為十分浦鏗云一分誤一寸

故鄭并言井弦於牽牛

閩監本同毛本井作升皆月字之訛

日東從青道云云

浦鏗云月誤日

出陰道則雨

惠按本雨上有陰

何得與日同乘黃道

閩監毛本得誤謂

及問曰

浦鏗云又誤及

保章氏

五星有贏縮罔角

余本贏作贏

月有盈虧眺仰匿之變

閩監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眺誤眺從目今訂正監本疏中亦誤余

本嘉靖本盈虧作虧盈此誤倒賈疏引注亦作虧盈

贏為客客

補案客字誤重

華岐以龍門積石

補案以下當有西字

則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

閩本同有則字砥誤砥監毛本刪則

按昭十二年

浦鏗云三誤二

其在所之國兵必昌

浦鏗云所在字誤倒

有氣者期遠而禍大

閩本同監毛本遠誤近

天不足於西此

閩監本同毛本西此作西北不誤

南風沾洗以南

閩監毛本沾改姑非

且五九四十五且變

惠按本作五九四十五日一變風此誤并日一作且又脫風

至二驚蟄不見風

毛本二下有月字

亦不如之

惠按本作亦可知之按上云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故此云亦可知也

訪序事

唐石經諸本同按序當作敘

則當豫為之備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豫改預

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年作歲此本年字誤今訂正

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灋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八柄云本又作枋按大宰作八柄

執國法及國令至政事以逆會計

閩本同監毛本刪作執國至會計

按小宰職有六序

閩監毛本序改敘下二序字詞

糾逃王慝

葉鈔釋文作王匿。按此恐匿譌慝是

外史

固知王下畿外之命也

按固蓋因之誤

孟子又

按又為文之訛

其文字之書名

浦鏜云其當是之訛

此經宜云書名

閩監本同毛本宜作直是也

周禮注疏卷二十六按勘記

終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周禮注疏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治直吏反注及下凡治同疏御史至冢宰○釋曰天官

都鄙及畿內萬民之治今此御○疏凡治者受灋令焉○疏為

史亦掌之以贊佐故同其事○疏凡治至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寫其治之法令○疏凡治至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來受則授之○疏官所有治職者皆御史書王之法令授

與受者故言掌贊書○疏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

凡以該之也○疏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

有至詔文○釋曰謂若今出詔勅之書是王有命頒○疏凡數

從政者○疏凡數從政者○釋曰自公

度皆在玄以為不辭故改之○疏凡數從政者○釋曰自公

云○數所主反見賢通反

皆是凡數又是從政之人故云凡數從政者也先鄭所云以掌贊書數為句讀之立以為不辭故鄭後云者掌贊書數書數既為三百三千有何可贊也且書數得為三百三千下別言從政者有何義意乎故後鄭以為不辭而改之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

叙之以治其出入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太常

疏中車至出入。釋曰云公車之政令者以下辨其用及

等亦是也。注公猶至次序。釋曰云公猶官也者謂若言公似據三公及諸侯若言官則王家皆是故從官也云用謂祀賓之屬者其中仍有朝及田戎之等故言之屬以摠之云太常以下仍有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者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王在焉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

盧刻金為之所謂錫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胛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

當胛以削草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立謂纓今馬鞞王路之

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終旂則屬焉。錫音陽樊步干反下同旂音留

鞞步干反重直龍反屬居例反參所御反又所廉反屬音燭

疏王已下析別言之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

則一名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注王在至屬焉

釋曰言王在焉曰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

廣言之云王在焉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諸侯

亦然左氏義以為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

亦行於路乎云玉路以玉飾諸末者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

皆是以玉金象為飾不可以玉金為路故知玉金等飾之言

當盧刻金為之者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按韓奕詩鈎膺鏤

錫金稱鏤故知刻金為之故鄭引詩云所謂鏤錫也彼詩毛

傳亦云金鏤其錫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云樊讀如鞞

帶之鞞者按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鞞帶注云鞞帶佩鞞之

帶但易之鞞謂鞞囊即內則云男鞞草是也此鞞謂馬大帶

案以音讀以賓同姓向以封句
謂同姓未則王乘金路者之
其封同姓亦以金路下象路

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即云馬大帶也先鄭云纓謂當督
引士喪禮下篇馬纓以削草為之賈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膺
前十有二而以一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皆不從之者以鞶
為馬大帶明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鞶解之也後鄭云玉路
之鞶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者按爾雅釋言云鞶罽也郭氏
云毛鞶所以為罽如是罽染毛為之鄭必知罽飾之者蓋以
今時所見擬之必知用五采者按典瑞云鎮圭纒五采五就
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惟有一采一而為一就此中纒纒十二就
纒藉五采即云五就則一采一而為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大常
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而為一就如王藻十二就然大常
九旗之畫日月者按司常云日月為常是也云正幅為纒者
爾雅文知於則屬焉者爾雅云纒帛纒練旒九纒旒用物不
同旒又有數別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旒以賓
知別屬可知也

音律又疏 金路至以封。釋曰：上下路云一曰此已下皆
音類 不云二曰三曰之等者若據王而言玉路言一

日則金路已下二曰三曰之等可知若據諸侯言之從此金
路已下所得各自為上故此已下畧不言二曰三曰之等
也云同姓以封者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路賜異姓已下則用
象路之等同姓雖尊仍不得玉路玉路以金飾諸末者亦如玉路
○注金路至為鉤。釋曰：云金路以金飾諸末者亦如玉路
所飾也云鉤婁領之鉤也者詩云鉤膺鑿錫鉤連言膺明鉤
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鉤是馬婁領也云金路無錫有鉤者以
玉路金路二者相參知之何者玉路云錫金路云鉤明知金
路有鉤無錫上得兼下言之則玉路直言錫兼有鉤可知云
亦以金為之者錫用金明鉤亦用金為飾也云九成者亦如
上一采罽為一成凡九就九成也云大旒九旗之畫交龍者
司常職文云以賓以會賓客者按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故
知以賓是以會賓客至於載主亦同焉故曾子問云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云齊車金路若王亦乘金路
是以士喪禮注云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
一等乘象路明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云同
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
上公若魯衛之屬者周之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例稱

侯伯而已若魯衛稱侯鄭稱伯故兼云雖為侯伯也知畫服如上公者典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七為飾則服驚冕為命服衮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飾則服驚冕為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為侯伯則服衮受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衮冕是雖為侯伯服如上也言此者欲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德各以親疏食采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云其無功德不可畫授之以職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封之於畿內而已是以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王子母弟封於畿內者也言親疏食采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其中非直有公卿大夫食采若親王母弟則與公同食大都百里稍疏者與卿同食小都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耳故云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路以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蜀飾之而七成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朝直遙反注皆疏注象路至甥舅○釋曰象路以象飾諸末者此所飾同疏亦如王金矣但用象為異此云象路無鉤以朱飾勒

而已者經不云鉤明無鉤經直云先鄭知以朱飾勒者見下文草路云龍執明知此朱同為飾勒也云大赤九旗之通帛者司常職文以日視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於三朝皆乘之按司常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旆若在朝廷大赤也其車則同也云異姓王甥舅者謂甥之親若陳國杞國則別草路龍執條纓五就建於庶姓故乘象路之車也草路龍執條纓五就建

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草路龍執之條纓五就建

為勒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謂兵車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龍如字號音龍係作條他乃反鞞莫于疏注草路至以內○釋曰云草路者皆以草鞞則冬反云飾車欲侈者也但象路以上更有玉登象為飾謂之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此草路亦用草鞞以無他物飾則名為草路也鄭知號是白黑飾韋雜色為勒者以績人云白與黑謂之黼黑白相形之物且下有駝車邊側有黑漆為號此草

路既素又有大白之旗故以白黑駟為雜也云以此言條知
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此嫌故微破之也
有二就馬氏以為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有明堂位云殷之大
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以十一月為正物
白周之大赤相對而言故云猶周大赤周正色無正交故云
萌色赤殷以十二月為正物牙色白是象車服相配俱是即
蓋云即戎謂兵事也者司服兵事韋弁服白以即戎注云謂
戎故云謂兵事也趙商問中車職云建大常下注云凡班旗
兵車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玉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
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中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
曰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
於親自將又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
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章故郊特
牲云龍章而設日凡又按周本紀武王遂人至紂之死所王
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
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云四衛四方
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者此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
非同姓與王無親即是庶姓在四方六服已內衛守王大司
馬以要服為蠻服故云蠻服以內也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

封蕃國

木路不輓以葦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

纓不言就數飾與草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
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
服杜子春云鵠或為結。疏注木路至為結。釋曰鄭知
前作翦子踐反鵠戶篤反。木路不輓以草者以其言木
則木上無草可知必知有漆者以其喪車尚有漆者況吉之
乘車有漆可知云前讀為緇翦之翦者讀從既夕文也彼為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鄭云翦淺也此亦取
淺義故讀從之知木路無龍勒者以經不云勒明降於草路
無龍勒可知云大麾不在九旗中者上大白亦不在九旗之
中而不言者九旗之中雖無大白仍有雜帛為物兼在殷正
色故此特言之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此亦以
正色言之上文大赤據周大赤據殷則此大麾當夏之正色
黑故言夏后氏所建也按明堂位有虞氏之旅夏后氏之纓
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纓夏后氏當言旂若然則夏后氏有旂無
纓今此大麾則纓而為夏后氏所建者彼以前代質後代文
差之則纓當有虞氏旂當夏后氏旂旂皆上有纓夏之旂
去旒旒而用之即是纓故以正色推之當夏也云田四時田
獵者趙商問中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

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
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
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
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緩司馬職王建大
常足相參正云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者按司馬
職要服已內為九州其外更有三服夷鎮蓋摠而言之皆號
蕃國是以此文及大行人謂之蕃國也杜子春云鶴或為結
者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冉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
草以為堅且飾節良以為樊纓皆有采就則前與鶴亦可以
為飾而賈氏謂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為結後鄭引之在
下得通一義故也凡五等諸侯所得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
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朝
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旂以朝鄭
云在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之若齊帶及
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
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乘所賜路以其士親迎攝
盛乘大夫車則大夫已上尊則尊矣不可更攝盛轉乘在上
之車當乘所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若然同姓金
路無錫韓侯受賜得有鏤錫者正禮雖不得後有功特賜有
之也若如鄭注同姓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得乘金路若為

子男似不得當與異姓同乘象路也異姓象路則降上公以
其上公雖庶姓亦乘金路其異姓侯伯子男皆乘象路也言
四衛革路者亦謂庶姓侯伯子男蕃國木路者夷
狄惟有子男同木路也無問祀賓已下皆乘之 王后之

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鞞勒面績總安車彫

面駑鳥總比目有容蓋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

韋為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

皆坐乘故書朱總為繩鸞或作繫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繩當

為總書亦或為總鸞讀為鳧鸞之鸞鸞總者青黑色以緇為

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

幢容玄謂朱總績總其施之如鸞總車衡鞞亦宜有焉績畫

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

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
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
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
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重直龍反注同總作動反
厭於涉反注同績戶對反鸞烏兮反劉烏計反乘繩證反下
皆坐乘同或如字繩臧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眾

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
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
也驚音鳥兮反著直畧反鑣表驕反瞻昌廉反湏本亦作潼
詩注作童皆音同韜劉音管一音胡瞻反蔽劉音弗下及文
並同起音必世反見賢遍反下
疏王后至容蓋○釋曰言
同去起呂反下去去毛同
之言也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言重翟者
皆二重為之厭翟者謂相次以厭其本下有翟車者又不厭
其本也凡言摠者謂以摠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摠亦既繫
其本又垂為飾故皆謂之摠也按下車翟車尊於安車而進安
車在上者以其翟車有幄無蓋安車重翟同無幄而有容蓋
故進安車與重厭之車同在上也○注重翟至翟乎○釋曰
云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者按上龍勒不言
面此勒言面則所施之處不同則上言勒者馬之轡飾皆是
不在面此言勒則在面矣用物則同故鄭引龍勒以釋此
也云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者按曲禮上云婦人不
立乘是婦人坐乘男子立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
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若
然則王后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
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

名也云鶩讀為鳧鶩之鶩者從毛詩鳧鶩之篇名鶩者取鳥
之鶩色青黑為義如以繒為之摠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者
先鄭蓋見當時以況古也云容謂瞻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
潼容者按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袞注云袞車裳幃周禮謂
之容又衛詩云漸車幃裳毛氏亦云童容是容潼容與瞻及
裳幃為一物也玄謂朱總纘總其施之如鶩總車衡轡亦宜
有焉者後鄭取先鄭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為本其於車
之衡轡亦宜有焉以其皆革飾之事故兼施於車也云蓋
如今小車蓋也者此舉漢法小車有蓋以況周凡蓋所以表
尊亦所以禦雨故三者皆有之也云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
翟謂蔽也者按馬氏等云重翟為蓋今之羽蓋是也為有此
嫌故微破之若重翟厭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是
以後鄭約下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明后之車言翟者亦謂
蔽也云重翟后從王之喪車五乘皆有小祀約王之五路則重翟當
王路后無外事惟祭先王先公羣小祀皆乘此重翟也云厭
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者按內宰職云賓客亞王之禮賓獻
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王裸賓客亞王之禮賓獻
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此時后則乘厭翟故云從王賓饗諸
侯也不言裸者文畧耳云安車無蔽以其朝王質故去飾也引
飾也者以其安車不言翟明無蔽以其朝王質故去飾也引

木車蒲蔽犬視曰麋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

司農云蒲蔽謂羸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
犬視以犬皮為覆故書疏為覆杜子春讀摺為沙玄謂蔽
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為覆又以其尾為戈戟
之殺麋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為簞小簞刀
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
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為備焉。乘繩證反禛莫歷反麋沈
音羔劉姑道反羸魯火反劉又音果笈力丁反劉又音泚指
本又作僭同思如反發吐刀反緣悅綃反下同簞音服賁音
奔釗古堯疏注木車至禛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
反又音昭無飾後至禛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
皆未漆也若然上王之木路鄭注云不革鞞漆之而已彼亦
稱木而有漆者彼此各有所對上文木路對禛始有漆明此
漆則木路漆之而已據吉時言耳此木路對禛始有漆明此
木路不漆飾指木體而言也先鄭云謂羸蘭車者此舉漢時
有羸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云犬視以犬皮為覆
簞者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視子春
讀摺為沙於義無所取故不從也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上
文重翟厭翟之等為蔽皆是禦風塵故知此蔽亦是禦風塵

也云犬白犬皮者以喪無飾明用犬之白者是以士喪記主
人乘惡車白狗帶是也云既以皮為覆又以其尾為戈戟
之殺者以經云犬視尾麋明禛與麋共用犬麋則殺也云麋
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者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禮之通
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然此則以八升布為二
物之緣也云若攝服者按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攝
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其二物為緣之事也小簞
刀劍短兵之衣者此小簞即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帶
蒲蔽犬服鄭彼注云簞間兵服以犬皮為之是也云此始遭
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
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
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者按士
喪有大服則此小服亦是其常今言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
者此言非為小兵服以戈戟人君乃有之然則備姦臣為尾
麋戈戟而言也引書曰者顧命文彼以成王崩子釗康王也
康王常在尸所以為適子故使康王出鄉門外以虎賁百人
更以天子之禮迎之別於庶子必用虎賁備姦臣也
姦臣引之者證人君有戈戟亦必用虎賁備姦臣也
犬視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墜車也琴讀為積
積麻以為蔽其禛服以素縗為積

緣此卒哭所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也
疏注素車
戰。○禁扶云反聖鳥路反又鳥洛反。疏注素車
釋曰鄭知素車以白土聖者以上有木車下有漆車中有駢
藻素三者非漆非木皆以所飾為名明素是白土飾之也爾
雅釋官云地謂之黝牆謂之聖聖謂以白土為飾則此素車
亦白土為飾可知云。○芬讀為積。積麻者。○芬字非所以飾物之
事故破。○芬為積。義取用麻為蔽之意云。其。○禛服以素。繒為緣
者禮之通例。素有二種。其義有蔽之意。云。其。○禛服以素。繒為緣
卒哭所乘者。按士虞禮。卒哭。大夫說。經帶于廟門外。婦人說
首。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按喪服大功章。注云
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
而言也。云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也。○。藻車。藻車
者以經不云尾。藻。明去也。故為此解也。○。藻車。藻車
鹿淺禛革飾。故書藻作載。杜子春。讀為華。藻之藻直
以蒼繒為蔽也。鹿淺禛。以鹿夏皮為覆。冬又以所治去毛。疏
者。緣之。此既練所乘。○。轅音摠。又音藻。李一音倉。會反。疏
注。故書至所乘。○。釋曰。後鄭去藻。水草為白。色。下文駢車。邊側有漆。差
藻也。鄭為蒼色者。上文素車為白色。下文駢車。邊側有漆。差

之此當蒼色。且藻之水草見為蒼。文。色也。云。鹿淺禛。以鹿夏
皮為覆。冬者。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為覆。冬
也。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以經云。革飾。皮去毛。曰革。故
以去毛言之。云。此既練所乘者。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
故。知。此。即。駢。車。翟。蔽。然。禛。髮。飾。故。書。駢。作。龍。髮。
龍。讀。為。駢。軟。讀。為。漆。玩。之。漆。直。謂。髮。漆。也。玄。謂。駢。車。邊。側。有
漆。飾。也。翟。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翟。即。吉。也。然。果。然。也。
髮。赤。多。黑。少。之。色。章。也。此。大。祥。所。乘。○。翟。疏。注。故。書。至。所
音。丸。髮。香。求。反。軟。音。次。漆。音。七。玩。胡。訛。反。疏。乘。○。釋。曰。故。
春。為。駢。髮。為。軟。於。義。無。所。取。故。不。從。子。春。以。軟。為。漆。亦。不。從。
也。後。鄭。知。駢。為。邊。側。之。飾。者。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
全。為。漆。故。知。駢。是。邊。側。少。有。漆。也。云。漆。則。成。翟。蔽。也。云。
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者。以。此。為。本。故。云。漆。則。成。藩。也。云。
然。果。然。也。者。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云。髮。赤。多。
黑。少。之。色。章。也。知。色。如。此。者。按。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髮。
是。赤。多。黑。少。者。也。云。此。大。祥。所。乘。者。以。二。十。五。月。大。祥。除。服。
之。節。故。知。此。車。漆。車。藩。蔽。豕。禛。雀。飾。漆。車。黑。車。也。
是。大。祥。所。乘。也。漆。車。藩。蔽。豕。禛。雀。飾。漆。車。黑。車。也。

藩漆席以為之。豹、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
疏注漆車至所乘。釋曰知

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篆縵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鄭知漆席以為之者。以其席

即上文。雀上注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豹、胡、犬者。謂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之犬也。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者。鄭以目驗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縵也。此禮所乘者。以二十七月。釋祥之節。素縞麻衣。而服禮服。朝服縵冠。故知

當禘所乘也。按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禮亦得乘漆

車。所以大夫士禫。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

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

車。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為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為圭。珠之。珠夏篆。有約也。玄

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珠。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篆音珠。直轉反。縵莫干反。棧才產反。又仕板反。約如字。又於兒反。下同。箱息羊反。

疏注服至共役。釋曰云服車服事者

之車者。其孤卿以下。皆是輔佐之臣。服事於上。故以服事之

車解之也。先鄭云。夏赤也。緣綠色。後鄭不從者。夏翟是采五

采備。乃為夏。而以夏為赤。而從古書篆為色。於義不可。故後

鄭解之。以夏為五采也。云或曰夏篆篆讀為圭。珠之。珠者。以

篆為轂約。後鄭從之。云夏縵亦五采畫。無珠。爾者。言縵者。亦

如縵帛。無文章。故云無珠也。以其篆為轂約。則言縵者。無約

也。云墨車不畫也者。言墨漆革車而已。故知不畫也。棧車不

革鞅。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弇恐有壞。壞是不革鞅者

也。此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纒盛。故士昏禮。主人乘

墨車。婦車亦如之。有祿為異耳。王后別見。車五乘。此卿孤已

下。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但大

夫以上尊則尊矣。親迎不假。攝盛轉乘上車也。知士車有漆

飾者。按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

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云。役車方

箱可載。任器以其役者。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知

方箱者。按冬官乘車田車。橫廣前後短。大車相重。羊車皆方

故知庶人役車亦方箱。是以唐傳云。庶人木車。置馬衣布。帛

此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鞅。故也是以何章不黃。詩云

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

無常 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法。散素早反輜側其反音古。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法者凡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法則曰散也。

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計其完 疏 凡車至會之。出給官用車之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為簿。凡賜闕之。帳至歲終則摠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

完敗 疏 注完敗不計。釋曰以其賜人以後完敗隨不計。彼受賜之人在官不復須知故闕之不計會。凡賜闕之。

拆入齋于職幣 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齋音。疏 注計所至之直。釋曰謂乘官車者毀折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輪價咨償時讓反。

直入官或計所損處酬其償直入官皆入其資資即貨物也亦授之職幣既得此物還與冬官大張飾遣車遂厥

之行之 厥與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疏 大至行之。釋曰大喪謂王喪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殯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為之耳。注厥與至鸞車。釋曰後鄭訓厥為與即言謂陳駕之者解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法者凡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法則曰散也。

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鸞車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從車以其遣車亦有鸞鈴故也。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屋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從才用反注同。疏

於始祖廟陳器之明且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名執其一以如墓也云遣車一日鸞車者按家人云及葬言鸞

喪數畧天子當大牢苞五個遣車五乘鄭注云諸侯不以命數

人以此舉之以如墓也者按檀弓云諸侯大牢苞七個遣車

言飾遣車已更作更言遂厥之故以陳駕解厥也云行之使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法者凡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法則曰散也。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法者凡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法則曰散也。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法者凡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法則曰散也。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法者凡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法則曰散也。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法者凡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法則曰散也。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法者凡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麤作為法則曰散也。

及葬至持旌。釋曰：及葬者，謂至葬時將向壙云。執蓋從車者，謂此中車之官執蓋以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之官執持銘旌也。此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以車銘旌表柩象殯時在柩前，是以既夕禮云：祝取銘置於茵。注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若然，茵既行時，在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注：從車至銘旌。釋曰：云從車隨柩路者，鄭欲以經車為蜃車，柩路解之云：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者，蓋所以表尊，亦執而隨之，所以禦雨。今蜃車既設，惟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云所執者銘旌者，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知者以既夕禮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旌，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旌也。又有銘旌，以其士無遣車，故無廡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旌，大夫亦應攝盛。及墓，嗥啓關，陳用旌，是一也。又有廡旌，又有銘旌也。

車 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疏：注關墓至東上。釋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東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

乘也。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在殯之事。既夕禮論葬時事，既夕之下同有一記，記士喪及既夕不備之事，摠為一記。故鄭以既夕連士喪而言下篇也。此所引者，引記彼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棗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

小喪共匱路與其飾 柩路也。飾，棺也。疏：注柩路至飾也。釋曰：言小喪者，上言大喪，據王路載柩車也。者，即蜃車也。云飾棺飾也。歲時更續其其者，即帷荒柳髮池組之屬，皆是棺之飾。歲時更續其其，幣車。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讀，當為續。更易其舊，續其不任用，其其弊車也。玄謂俱受新耳。弊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弊車中車既更續之，取其疏：注故書至用之。釋曰：言歲時更續者，謂一歲四時皆者，續謂雖未經久，其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云。共其弊車者，此言為二者而設，以其既易續以新車，其本或舊

或壞皆受新若然則更續共為一事不當經旨故後鄭以為俱受
謂更受新若然則更續共為一事不當經旨故後鄭以為俱受
云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者此言亦不從也後鄭以為俱受
新者謂更與續二者於彼用車之人俱受其新車也云更易
其舊者釋更也云續續其不任用者別釋續也云共於車人
者此巾車不專主車人所造大車柏車而已兼主輪人與人
所造乘車兵車而云共車人者則車人也
謂造車之人兼輪人與人等造車人也
應雞人 雞人主呼且鳴鈴以和之警且警衆必使鳴鈴者
當為鈴和胡臥反下應和
同警音景輪音零劉音領
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
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故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論
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
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說書鏡反注及下駕
說并注同朝疏 典路至用說釋曰以上巾車已主王后之
直遙反下同疏 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其冬官造得車誌

以按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
掌之注用謂至宜用釋曰此經雖不言所用之處典路
所掌還依巾車朝祀所用故鄭依巾車而言也先鄭所引春
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邲之事云用謂所宜
用者還是朝祀之等也若有大祭祀則出路扶貝駕說 出路
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趣倉口反疏 注出路至馬也釋曰按上巾車
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王路也按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注云亦出路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此惟云大祭祀則出
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為華國下注曰當陳之謂陳之以
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則無乘
吉時路故注為陳之而說也知贊僕與趣馬者夏官大馭戎
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贊駕說者贊僕與
趣馬也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亦出路當陳之鄭司農說
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
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贊章鏡反又作疏 注亦出至如之
綴張衛反鑿音孰上時掌反屬音燭疏 釋曰先鄭引顧

命云康王既陳先王寶器者按彼上文云陳賈及列玉五重大訓之等乃陳車乘故云既陳先王寶器云又曰大路在賓階面注云大路玉路云賚路在阼階面注云賚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注云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云次路在右塾之前注云象路之貳與玉路之二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者漢朝集使上計律法謂上計會之法禮記射義注亦謂之計然大祭祀亦陳車乘但古典無陳列之也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注王出至華從行亦以華國。從才用反注及下注同

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者按經會同軍旅及弔有三事則是衣裳之會及弔王乘金路兵車之會及軍旅王乘革路是王出於事無常也王雖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皆從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

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

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旂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為駟車其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萃七內反下及注同廣古曠反注同萃薄輕反又薄田反輕遣政反注同陳直刃反下同屏并領反又薄經反喪息浪反十乘繩證反下千乘乘車同駟注萃猶至為萃。釋曰云此五者皆兵車者以薄經反

疏 其廣闕之等皆在軍所用故知皆兵車云所謂五戎也者凡言所謂者謂他成文檢諸文不見更有五兵車為五戎之文惟有月令季秋云以習五戎鄭彼注以五戎為弓矢及矛戈戟不為五兵車解之則未知鄭所謂五戎者所謂何文或可鄭解彼五戎或為此五兵解之以五戎之事無正文故鄭兩解之也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者此言戎路則中車所云革路即戎路故知戎路是王在軍所乘也若然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中車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中車掌之矣其廣車闕車革車輕四者所解無正文皆鄭據字以意釋之也云春秋傳者是莊九年齊魯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又曰下是

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邲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
廣是也云則諸侯戎路廣車也者以時楚雖管號其兵車仍
號為廣故知餘諸侯兵車為之避天子不得以戎路也云又
日帥遊闕四十乘者即是潘黨所帥者也云孫子八陳有萃
車之陳者是孫子兵法有此言也云又日馳車千乘者亦是
兵書之言引之以證廣闕萃輕為兵車之義也云五者之制
及萃數未盡聞也者言未盡聞則亦有聞者其游闕四十乘
及馳車千乘并戎車三百兩等畧得少聞之其餘未聞故云
未盡聞也書曰者是牧誓武
王伐紂戰於牧野之事也
凡師其萃車各以其

萃

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玉優尊

疏

注五戎至元焉。釋曰知戎惟共其一者

按申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即此上文戎路是也是王惟乘
一路耳今此經不云革路摠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舍者
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云而
萃各從其元者元即五戎車之下皆云則王乘戎路乘車之
知會同亦如之。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
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疏

注巡守至備也。釋曰鄭知巡守

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云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者上經凡師
摠云共革車此文亦云共明無間巡守乘車之會皆從以不
失備也
故也
大喪
大射
共三之
疏

有焉。釋曰經不云戎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摠名故知
不徒戎路廣闕萃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遺車九乘除此五
乘之外加以金玉象
大射共三之
鄭司農云云之讀

木四者則九乘矣
注鄭司至之乏。釋曰乏一名容則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
以其為革車用皮其乏亦用皮故因使為之若然直云大射
共乏至於賓射燕射之等則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
先鄭讀乏為匱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匱乏不去故讀從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
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

鳥隼為旗龜蛇為旒全羽為旒析羽為旒
物

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微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
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
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
繫之於旄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旛之然反隼息九反旛音餘旛音兆旛音遂識式志反又
音志又昌志反下同被音皮反又皮寄反著丁畧反又直畧
反

疏注物名至用絳○釋曰鄭云所畫異物則異名也者
按九旂之中有旃物旌旄之等不畫異物而鄭所認
云畫異物者鄭據名者而摠言之非謂九旂皆畫異物也云
屬謂微識也者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鄭引大
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微識為一物則詩所云識文鳥章亦
一物引今漢法欲見古有此物遺及漢時也云通帛謂大赤
者中車及明堂位皆明大赤也云從周正色無飾者以周建
子物萌色赤今旌旄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無
他物之飾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者殷以
建丑為正物牙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者明以先王正道佐
職故兼用白雜之也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旄旌之上
者按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
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
然冬官鍾氏染鳥羽是周法染鳥羽為五色故鄭云皆五采

羽繫之於旄旌之止云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者言所謂者謂
爾雅之文也若然則此旄旌非直有羽亦有旄故鄭引爾雅
注旄以證旄旌明其兩有是以干旄詩云子子于旄子子干
旄鄭彼注云周禮孤卿建旒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明干首
旄羽皆備有之此雖據旄旌旒羽並有至於大常已下首皆有
旄羽故衛之臣子雖旒物而有旄羽則大常已下皆有明矣
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樞
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是
其旒首皆有旄之驗也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周尚赤故
爾雅云縹帛縹也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
之帛者據衆有者而言或解以為旄旌之下亦無旄而鄭云九旗
絳帛也其旄之下旒似不用絳故爾雅云縹廣充幅長尋曰
旒繼旒曰旒詩云白旒央央旒即左氏定四年傳云分康叔
以少帛績蒹旒旒是旌旒色異也爾雅別云素錦綱杠素陞
龍練旒九彼旒也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
於喪葬之旒也

建大常諸侯建旒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
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旂車

載旌

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旌畫成

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
阜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
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
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
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於車木路也王以
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
焉玉路金路不出○閱言悅朝直通○
反下朝各就同難乃旦反辟音避○
教振旅仲夏教蒞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大閱謂仲冬
無事大簡閱軍禮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頒物也此九旗發
首雖摠為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旌游車載旌非為軍事也○
注仲冬至不出○釋曰按大司馬云主四時軍法故云司馬
主其禮也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者謂自王以
下至諸侯并鄉遂之官是也云王畫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
與日月齊其明故旌旗畫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
辰旌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也此
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交
龍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也者以衣服不言交龍直云衮龍則

衣服直有升龍無降龍以其天子之衣無日月星直有龍龍

有升龍降龍則諸侯不得與天子同故直有升龍也至於天

子旌旗有日月星辰故諸侯旌旗無日月星故龍有升降也

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者謂不畫異物帛

而巳云言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以直有時王政教故云奉

王之政教而已云大夫士雜帛者謂中央赤旁邊白是先

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云師都六鄉

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民之所聚也者以師衆也都聚也

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也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
皆大夫也鄉合建旂大夫合建物今摠建旂以其領衆在軍
為將故同建熊虎之旗故鄭云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
守猛莫敢犯也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者州是鄉之官里與
縣鄙是遂之官故摠言鄉遂之官者州是鄉之官里與
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旂則知鄉之閭亦得與遂之
縣同建旂也遂之鄣得與縣同建旂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
旂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旂比上從閭同
建旂也遂之鄰上從鄙同建旂鄰上從里同建旂是約也俱
族師已下并都鄙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刃
數則短當三刃已下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者熊虎龜蛇皆二
物相對則此鳥隼亦別物若然則鄭以勇解集故王制云鳩

化鷹然後尉羅設是隼勇也以捷解鳥鳥亦謂捷疾者也云
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者龜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退之
是避害也云道車象路也者按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
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為道車是以士冠記及郊特牲皆云牟
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
道故知道車是象路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
建旛也鄭知游車是木路者巾車云木車以田是游樂之所
園人掌園游之獸禁是知游車是木路也但正田獵所建大
麾今以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旛為異耳云全羽析羽
五色象其文德也者此羽是鍾氏所染為羽象翟羽而用故
知皆五色以象文德也云大闕之時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
路不出者鄭據此文大闕之時王乘戎路金玉之路不出其
祀帝於郊及乘車之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
會金路玉路皆出也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
事州里久口象其家各象其號
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
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旂旗
之細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繼長半幅賴末長
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

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闕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
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杜子春云畫當為書玄謂書畫雲氣也
異於在國軍事之飾○別疏皆畫至其號○釋曰上云旂
彼列反下相別同亡音無疏旗之大此言旂旗之細者也
云皆畫其象焉與下為目此則官府已下三象是也○注事
名至之飾○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徽識者大傳云殊徽號昭
公二十一年宋野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
云識文鳥章箋云識徽識是名識也今鄭合而言之故云徽
識也云所以題別眾臣者此經雖為軍事而言而云題別眾
臣者亦據在朝位而言也故鄭即言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
而引觀禮為證也按觀禮秋觀在廟諸侯前期皆受合於朝
文王廟外上介樹君之旂於位明日公侯伯子男各就其
旂而立即此經象故云此其類云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
之號異外內也者官府在朝是內其州里在百里二百里家
在三百四五百里並是外也云三者旂旗之細也者對
上大常已下為旂旗之大者也云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者謂為銘旂各以生時物王則大常已下為之云亡則以繼
長半幅者謂不命之士生時無旂旗者故云亡也繼繼長
半幅長一尺也云續末長終幅廣三寸者以赤纁為之長二
尺廣三寸云書名於末者書死者名於廣三寸之上云此蓋

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蓋其制也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名當云大司徒之下在軍當云大宰之下某甲之下皆然云某某之名當云大司馬之下某甲之下則言其鄉之下某甲之名若六遂之下當云其遂之下某甲之名也云某某之號者此據都家之內假令三百里大夫家之下當云某家之下某甲之號此三者則徧其畿內矣云今大闢禮象而為之者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為之云兵凶事者隱公傳云兵凶器戰危事亦是凶事也杜子春破畫為書後鄭不從還從畫雲氣者按鄉射記云凡書者丹質則射侯之等皆有畫雲氣之法明此經所云畫者畫雲氣也云異於在國軍事之飾者觀禮及銘旌皆不云畫以其在國賁故也惟在軍畫之故云軍事之飾凡祭祀各建其旗王祭祀之疏注王祭至玉云王祭祀之車則王路者偏據王而言云乘王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

旗大行人云建常九旒雖言常皆是交龍為旒散文通會故名旒為常孤卿則釐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也

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賓客朝觀宗遇王乘金路皆建其大常掌舍職疏注賓客至旌門釋曰鄭知賓客

掌馭金路以賓又齊右亦云會同賓客前齊車齊車即金路朝觀宗遇即會同故忽以金路解之也知巡守兵車之會王

乘我路者以其同是軍事故知亦皆乘我路也知皆建其大常者此大闢禮王建大常即知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大常也

云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彼注云謂王行書止則樹旌以為門彼官樹之此官供旌大喪共銘

旌銘旌王則大常也土喪建廠車之旌及葬亦

如之葬云建之則行廠車疏建廠至如之釋曰此謂

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謂以廠旌

說之釋曰鄭云葬云建之則行廠車解說之者此釋經及

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廠旌是行廠車解說之也凡

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

始置旗以致民至者

○弊婢世反劉又薄討

疏

凡軍至弊之○釋曰云凡軍事

反仆薄比反一音赴

建旌旗者當大司馬欲致眾之時司常建之此言為及致而設○注始置至者○釋曰云

始置旌以致民者解經及致民置旗也又云民至者○釋曰云

疏

軍征戰今此○釋曰上云軍事謂出

亦如之者亦如上建

疏

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

音胡

疏

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

霸反

疏

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

不氏唱獲所持之旌

疏

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

三侯皆有獲旌也

疏

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

謂受官旌旌用之者歲之四時來換

疏

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

易則司常取彼之舊與此之新也

疏

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

具其來致福則

疏

注都或至祭僕○釋曰知都有山川者

帥而以造祭僕

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有

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祀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

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者按王制云天子諸

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

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按史記伏羲已

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

祭之也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左氏傳莊二十八年

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

祖王之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

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

賜禽法云其來致福則帥而造祭僕知者見祭僕云凡祭祀

疏

是造祭僕之事

疏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禮注禁督至車旗○釋曰鄭云禁督其違失者解經正都

禮禮中所含者多故摠以違失解之云服謂衣服及官

室車旗者解經與其服鄭并言官室車旗者經雖直舉其服

服中可以兼官室車旗是以下文家宗人兼言官室車旗之

禁明衣服之

外摠須正之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

守

山

川丘陵墳衍之壇域。○**疏**注守山至壇域。○釋曰此經所

壇惟癸反劉欲鬼反。郊之神位而言是以鄭云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也按小

宗伯云兆山川丘陵於四郊彼惟不言墳衍墳衍之位亦在

四郊皆須保之言墳者謂於中。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為壇四畔為墳舉墳則壇見矣。既祭反命于國。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

丁報反塞。○**疏**注令令至自王。○釋曰鄭知所令令有司者

西代反。○**疏**此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內

之事明所令令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也云祭謂報塞也

者凡祈福日禱至於得福則日祭當與正祭同名祭則是經

言祭據報塞而言也云反命還白王王者本以禱祠為

奉王命今祭訖反以王命還白於王故言還白王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大夫采

祀與都同若先王。○**疏**注大夫至祖廟。○釋曰鄭云大夫采

之子孫亦有祖廟。○**疏**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不通公

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

大夫采地稱家在三百里之內卿為小都在四百里公為大

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人所主是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

川九皇六十四民在其地者云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

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

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

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于國者舉都而言此家從可知

國有大故則令

禱祠反命祭亦如之又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

于國為一也此更言祭亦如之者與上文都宗人既祭反命

復更有命祭祭訖亦反命然彼此無異但文有詳畧則彼亦

有此王命更祭**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

法文不具也

禁令掌亦正也

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則都家

明矣。○釋曰云掌亦正者謂王所祀明矣

云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則都家自保之者此鄭都家自解

者鄭欲釋經二處互見其文何者彼經言若有寇戎之事則

保羣神之壇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

命祀者而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則都家

明矣。○釋曰云掌亦正者謂王所祀明矣

云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則都家自保之者此鄭都家自解

者鄭欲釋經二處互見其文何者彼經言若有寇戎之事則

保羣神之壇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

命祀者而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則都家

明矣。○釋曰云掌亦正者謂王所祀明矣

云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則都家自保之者此鄭都家自解

者鄭欲釋經二處互見其文何者彼經言若有寇戎之事則

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此家宗人不言寇戎保羣神之
遺者是王所不祀家宗人自保之則都宗人亦有王不祀者
都宗人自保之可知故鄭二者雙言之云都宗人所保者謂
王所祀明矣者以王所不祀宗人不保之明宗人保者王所
也祀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

辨其名物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
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

布祭象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
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
席象五帝座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
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
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
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
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
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其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祭
之今之巫祝既聞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
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居紀慮反句紀

具反藹工典反齊側皆反知音智

疏

凡以至名物○釋曰

覲胡歷反李音胡隔反令力呈反序官注云神士者男
巫之後知是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按外
傳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
合故知此神仕是巫○注猶圖至痛矣○釋曰云天者羣神
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者鄭以經直見三辰不言天者羣
體無形人所不覲惟觀三辰故鄭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
辰是其著位者也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
眾寡與其是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眾
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為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接神
契文敢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掃
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
郊之布席象五帝坐者按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威
仰南方赤帝坐者按天文有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招拒北
方黑帝汁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云禮祭宗廟序昭穆
者文二年大事於大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昭南面穆北面又為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似虛危
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為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似虛危
也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為大
一常居傍兩星為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春天有后

祀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后妃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
有天神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席之言結
五帝已下也孝經說云祭牲爾栗者據祭地或象天酒旗坐
星酒旗星名云廚倉具黍稷者廚倉亦星名言廚倉所以具
黍稷以祭祀云布席極敬心也者愬結語也國語曰以下者
欲見巫能制神之處位者心由精爽之意云精爽不攜貳者
言其專一也云上下比義者上謂天神下謂地神能比方尊
卑大小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云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
於其身言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者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
惑世間之事直名巫無覲稱言今之已下欲言今世邪巫誑
故鄭痛之

致地示物形以禱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陽天人也

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形所以順
其為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形於壇壝蓋用祭天地
之明日百物之神曰形春秋傳曰螭形魍魎杜子春云禘除
也立謂此禴讀如癰之潰形眉祕反禴胡對反又戶外反
札側八反又音截疏以冬至札喪釋曰言以冬至於地上
壇音善螭勅知反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
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注天人至之潰
釋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
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物陰也
者此解夏日祭地也云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者各順陰陽而
陰氣升而祭之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形於壇壝此鄭惟釋人
在冬夏至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形於壇壝此鄭惟釋人
鬼物形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畧亦當在壇壝也云蓋用祭
天地之明日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
可兼祭此等雖無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神示
也云百物之神曰形春秋傳曰螭形魍魎者按左氏宣公三
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
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
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
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魍魎木石
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如買服義與鄭
異鄭君則以螭形為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形魍魎魍魎所
以證之經無魍魎連引之以國語木石之神曰形魍魎魍魎所
注是也杜子春云禴除也後鄭云此禴讀如潰癰之潰者就

足子春之義以其癰潰則膿血除故讀從之云此禮讀從潰言此以對彼彼大祝云類造禴祭之禴禴為會合之義不為也

三月四日讀此卷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按勘記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澍彙

周禮注疏卷二十七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御史

凡數從政者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凡數作數凡從司農讀也賈疏作凡數

故鄭後云者掌贊書數

閩本同監本作故從之云者贊誤賓毛本又改作故改之云者

○按當作故從之云言掌贊書數云云文理乃順監本從字獨是依其說而後駁之也惟者字乃言之誤

巾車

以封同姓異姓之次敘

嘉靖本同此本疏中亦云次敘余本閩監毛本敘作序

錫樊纓十有再就

唐石經余本毛本同嘉靖本閩監本錫誤錫注及疏同釋文錫音陽

三重三匝也

余本匝作匝

今馬鞅

嘉靖本及漢制考同閩監毛本鞅誤鞅

正幅為繆

葉鈔釋文作為慘

其畫服猶如上公

孫志祖云詩無衣正義引注畫服作車服是

經直云先

浦鏗云宋誤先

或會事或勞師

監本下或誤會浦鏗云命將誤會事

故建其正色以春田

孫志祖云大司馬疏春下有夏字

錫面朱總

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誤作錫面朱總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

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錫面朱總

彫者畫之

余本彫作雕

驚讀為鳥驚之驚

漢讀考上驚作緊云今本誤

或曰幢容

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及漢制考幢皆作

義同今通志堂本改作幢容俗字周禮注幢字皆從木作

安車無蔽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車誤居

如以繪為之

監本以誤之浦鏗云如當知字誤

毛氏亦云童容

閩監毛本改潼容非毛傳祇作童

則重翟當王路

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玉路

翟車貝面

閩本經注貝誤貝此本及余本注中亦誤今正

組總有握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有握千馬皆作幄漢讀考云說文木部有握字云木帳也從木屋聲握字蓋出

巾車職各本從手非

輦車組輓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輦按說文連負車也从辵从車古經當以連為輦後人

援注改之釋文本最古可據鄉師與其葦輦注故書輦作連
鄭司農云連讀為輦

木車蒲蔽犬禊釋文及余本作禊唐石經嘉靖本闕本作禊

巾辟聲周禮曰駝車犬幣按禮注云以犬皮為覆等考覆等

字儀禮既夕禮記玉藻少儀皆作幣與說文同蓋故書作禊

今書作幣鄭從故書許從今書也許引作駝車者涉下文誤

蒲蔽謂羸蘭車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岳本羸作羸按

同此亦改作羸誤甚漢制考載此注亦作羸從果者俗字

服讀為箴

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箴作箴下同按

服字見既夕禮諸本並同不作箴也惠按本疏中亦作箴

此從竹俗字漢讀考云刀劍短兵之衣字正當作服既夕

記犬服攝服字祇作服是也鄭君何緣易為從艸之箴蓋

此經作箴注易為服由經注互故之倒置

先鄭云謂羸蘭車者

閩本同監毛本羸作羸下同

故使康王出鄉門外

閩監毛本鄉誤鄉

大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浦鐘云丈誤大

杜子春輒讀為華藻之藻

漢讀考云疑當作讀為藻率之

直謂華藻也乃竟伸其義

元謂藻水草

漢讀考云說文藻水草也从艸从水巢聲或

為華藻藻為水艸故杜作藻鄭君作藻

見為蒼文色也

浦鐘云艾誤文

駝車藿蔽

唐石經原刻藿後磨改藿釋文藿葉鈔本作藿

然禩髤飾

釋文髤飾香求反漢讀考作黍飾云古音次同黍

旁轉寫誤加耳杜氏易次為黍乃以髤黍訓其義鄭君釋髤

曰亦多黑少此釋杜語如詩箋多釋毛語非經文作髤也淺

人改經作駮誤本流傳自唐以前然矣

駮為軟

余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軟誤軟下同釋文為軟音次此本疏中亦誤從欠

龍讀為駮

說文巾部引周禮曰駮車龍作駮與杜讀同

車邊側有漆飾也

余本岳本漆作漆下同當據正上文皆作漆

漆則成蕃

嘉靖本閩本同余本監毛本蕃作藩按賈疏作藩引下經藩蔽釋之余本是也

後鄭以破龍為白黑之色故此注從子春為駮

閩監毛本為駮

作龍誤浦鍾云以當已字訛

漆車黑車也

岳本漆作漆漢讀考云漢人用漆字經文作漆者正同載師故書作漆林杜易漆林也

以其席即上文雀

閩本同雀蓋雀之訛監毛本作雀

孤乘夏篆

說文輶車約也從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輶按輶與篆聲相近蓋賈許所讀本如是訓為車約與兩

鄭義合

故書夏篆為夏緣

漢讀考云故書作緣字故司農云夏赤色緣綠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

注之誤三緣字皆當作緣

夏赤也

毛本同案也當色譌

篆讀為圭塚之塚

漢讀考云疑當作讀如

不革輓而漆之

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輓誤輓○按輓是也

有祫為異耳

毛本作有祫是也閩監本作祫訛

所建旃是攝盛

閩監毛本旃訛旃下同

一柩路載柩車也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依經改柩路非疏中標起訖及引注準此○按此亦

經作古字注作今字之一證

共其弊車

葉鈔釋文作敝車

歸其故弊車也

此本弊誤幣今據諸本訂正

聲且警衆

段玉裁云且當是旦之誤

故書鈴或作軫

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軫作軫當據以訂正釋文作為軫音零劉音頌

典路

惟出王路也

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玉路

則出路據王所乘之

監本據誤以

與玉路之二相對

毛本二作貳當據正

車僕

其字當為萃

諸本同按其蓋萃之訛集韻十八隊倅副也或作萃亦省作萃類篇衣部倅取內切副也

當本釋文釋文當云六十七內反副也又作萃今本蓋出後入刪改此經五萃字當本作萃淺人援注改之○按漢讀

考詳之

率游闕四十乘

閩本游作遊監毛本改游非此本下引注亦作遊闕

故知餘諸侯兵車避天子不得以戎路也

閩本兵車下增並以二字

監毛本兵車下增並以廣車為之六字

凡師共革車

監本共誤其

是優尊所乘也

浦鏜云尊下脫者按無者亦通此非引注

經不云戎路而云革車

閩本同監毛本戎路下增革路二字非

司常

通帛為旌

說文於部云旌旗曲柄也所以旌表士眾从於丹聲周禮曰通帛為旌又旌旃或从直

大傳謂之徽號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謂誤為盧文昭曰通考亦作謂浦鏜云明當名誤

皆明大赤也

閩本同監毛本旂誤旗

今旌旗通體

閩本同監毛本旂誤旗

故鄭引爾雅注旄以證旒旌

閩本同監毛本旂誤旗

彼施於喪葬之旂也

閩本同監毛本旂誤旗

師都建旗

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玩注意謂鄉遂大夫帥領民聚之都大司馬帥都載旛鄉家載物注帥都

遂大夫鄉家鄉大夫也

今本誤亦同說文於部引周禮率都建旗作率者故書作帥者今書也見樂師注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此賈疏本亦誤作帥都釋曰師衆也都聚也主鄉

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

旂車載旌說文作游車載旌

象其勇捷也

毛本捷誤健

游車載旌

閩本同監毛本游改旂

至於天子旌旂

閩本同監毛本旂改旗

卿合建旒

閩監毛本作建旒

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旒可知

浦鏜云旒誤旂

并都鄙已下

閩本同監毛本作鄙師

見人退之

閩監毛本退作避

是以士冠記及郊特性

閩監毛本記作禮非

則建旒也

毛本同閩監本旒誤旌

但正田獵所建大麾

閩本剗改所作時監毛本承之

所以題別衆臣

盧昭文曰詩六月正義引此作衆官官字

朝各就焉賈疏引作朝者各就焉盧昭文曰詩正義亦有者字此脫

亡則以緇長半幅監本同誤也監毛本含作舍當據正

皆受含於朝閩本同誤也監毛本含作舍當據正

謂王行書止閩監本同誤也毛本書作畫當據正

取舊予新監本子改與毛本疏中亦改予皆非蓋注用予字疏用與字此本及閩本皆注作子疏作與也

都宗人

掌都宗祀之禮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

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監本刻改民作氏疏中同○按說詳卷首

家宗人

此鄭都家自解者虞文昭曰自疑當作摠

凡以神仕者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仕作士然士字獨小蓋本作仕後磨改作士序官經注疏作

士沈彤周官祿田考云當作仕賈疏於他職皆引作神仕釋文仍題家宗人不標此五字孫志祖云案旄人云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則當作仕序官作士者誤也

燔燎掃地嘉靖本掃作埽

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改是以非

下謂地神閩監毛本改地祇

讀如潰癰之潰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癰作癰與疏合此本舊誤作讀如癰之潰今補正疏云就

足子春之義以其癰潰則濃血除故讀從之漢讀考云讀如疑當作讀為

此解夏至祭地示之意閩本同監毛本作地祇

雖無文鄭以意量之閩本同監毛本文上增正

魁魅怪物魁魁

閩本同監毛本刪魁

此禮讀如潰癘之潰者

閩本同監毛本癘改癘

以其癘潰則濃血除

閩本同監毛本濃改膿俗字

周禮注疏卷二十七技勛記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八

李燾補注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夏官司馬第四疏

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

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

疏

注政正至行道。釋曰為正者取平正之義大司馬主六軍所以正諸侯違王命不正者故鄭云所以正不正是以康子問政孔子云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孝經說者是孝經緯文云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者亦是正者先自正己之德名以行道則天下自然正引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

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一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二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輿衆也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釋曰此序官從大司

○輿音餘。行戶剛。疏。政官至十人。○釋曰此序官從大司。反注同。行行列反。○疏。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大摠六軍。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胥徒獨多。是以襄公三年六月。晉悼公會諸侯盟于雞澤。秋。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對曰。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是其尚嚴也。○注與衆至於此。○釋曰與衆者。按左氏傳。僖二十八年。晉侯聽輿人之誦。是輿爲衆之義也。云行謂軍行列者。詩云。寘彼周行。是行得爲行列。云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者。左氏傳。僖二十八年。云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土中。下三軍。令復增置三行。避天子六軍之名。

以所加三軍者。謂之三行。彼名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三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帥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兩一闕。卒一

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二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以一軍為首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將子匠反凡
軍將將帥之類放此帥所類反下將帥之字皆同卒子忽反
後皆同卒長于丈反卷內不出者放此比毗志反大祖音泰
下大師及下文大僕同皇父音甫傲本亦
作敬京領反見賢遍反下同廣光浪反
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
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魯是侯爵而魯頌云公徒三萬注
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
萬者舉成數也然當公之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
軍則前無三軍矣若僖公時有三軍則中間應有合文注詩
為三軍者作詩之人舉魯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之時則
三軍矣魯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云今我小
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荅林頌為二萬之大數者以
實言之也此言軍將皆命卿及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
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者皆據在鄉為鄉
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皆有長
是比長下士不言皆下士者以衆多官卑故畧而不言也。
注軍師至之兩。釋曰鄭以經伍兩卒旅帥軍皆據在鄉內
民數而言者以其凡出軍皆據六鄉為數是以小司徒云凡

疏

凡制至有長

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以鄭據在鄉之數而以家出。人結
之也鄭云言凡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
鄉之吏者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
及卿中有武者為軍將也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整六卿大夫
鄉所管之長為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為軍吏者見管子
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
鄉之官而領之也是以州長職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原本實
缺七。格。帥自黨已下注皆云因為旅帥因為卒長閭胥以
下雖不言因為義可知又云自鄉已下鄉遂大夫或載旃或
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則自鄉已下至伍長有武德堪任為
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在鄉為鄉官在軍為軍吏若無武
德不堪任為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為軍吏是無所
將也是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云諸侯世子除三年
之喪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吏任
為軍將是代為軍將之事則王朝之官有武德者皆可代為
軍吏也先鄭云王六軍已下復引諸文者以當時有不信周
禮者故引為證言春秋有大國有次國有小國者此亦春秋
正文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大下下當其下大夫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大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蓋指此為大國次國小國也云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大者三軍可也者襄十四年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禮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晉雖為侯爵也世為霸主得置三軍故為禮也云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也者此引春秋及大雅常武與文王皆正經故云之見于經也此經言軍而詩云師者此皆軍也故鄭荅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為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眾皆聽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眾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為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眾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為名次以師名少旅為名言眾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為大名不言軍為其大悉不言旅為其中故以師表名見其得中兼上下言軍以軍為名謂卿行旅從之時也云春秋傳曰王君行師從少以旅為名謂卿行旅從之時也

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者莊十六年傳文以其新并晉國雖為侯爵以小國軍法命之故一軍也云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一偏之兩者宣十二年藥武子說楚之軍法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廣有一卒服氏云百人為卒言廣有卒為承也卒偏之兩服氏云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為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引之一軍則二府六以證卒是百人兩為二十五人意也

史胥十人徒百人

疏

一軍至百人。釋曰此非掌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者欲見所置非常故倒言以見義也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故書勳作勳鄭司農云勳讀為勳勳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鄉賞地之法

以等其功。勳疏。司勳至十人。釋曰此已下六十官以香云反劉音訓。大司馬主軍法。所有軍事及武勇官爵賞賚。整齊之等皆屬焉。序官前後亦不據尊卑直取事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是以司勳及馬質已下皆士官而居前射

人諸子司士之等大夫官而居後也但司馬主征伐軍無賞
士不往凡軍以賞為先故僖二十八年秋七月晉文公獻俘
授餼飲至大賞武王入殷封功臣謀士師尚父為首故司動
列位在前上士二人為官下士四人為之佐府二人主藏文
書史四人作文書草胥二人為十長徒二十人給徒役○注
故書至其功○釋曰先鄭不從古書勳而從勳者勳是古字
從今之勳也云掌六鄉賞地
之法以等其功者司勳職文

馬質中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賈四人徒八

人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疏注質平至賈直○釋曰

賈直○賈音嫁注及下同司馬者主以供軍之用
馬質主平馬賈買之故亦列職居前也然不使與校人相近
而在此者平馬大小賈直故使與量人相近故也以其主司
馬故屬夏官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

丈尺度地○量音亮或音疏注量猶至度地○釋曰在此
良下同度待洛反下同者以其掌營軍之壘舍量其

市朝州塗軍社之所理其中雖有餘
事要以軍事為重故亦列職於此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小子主祭疏注小

小事○釋曰在此者以其職有掌小祭祀羞羊
肆釁軍器師田掌斬牲甸陳之事故屬此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疏羊人○

人在此者以其職有掌羊牲又祭祀割牲等之事羊屬南方
火司馬火官故在此按說卦云兌為羊注云其畜好剛處又
易說云大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玉羊者西嶽之精而羊不
在西方者羊有二義按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云
羊畜之遠視者屬視故列在夏官兌為羊又屬西方也

司燿下士一人徒六人故書燿為燹杜子春云燹當

玄謂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燿火謂
熱火與○司燿古喚反燹哉約反李又音灼觀古喚反下同
與音疏注故書至火與○釋曰在此者按其職有行火之
餘○疏政令火屬南方故在此也子春不從古書燹還從

燿燿為私火者民間理爨之火為私火亦如後鄭為熱火也
後鄭讀如予若觀火者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徒而匿情者予
若觀熱也我育刑罰如熱火可畏故引燕俗以湯熱為觀亦
取熱火之義後鄭云謂熱火與者對秋官司烜氏以夫燧取
火於日中為明者為冷火破字為疑故云與也孔安國以觀
為視我觀汝情如視火與鄭義異也若然司烜氏不在此者
彼取金義故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疏注

國至其國釋曰鄭云固國所依阻者也者欲見固據在國
而言云國曰固野曰險者對下文司險是在野之義也以其
掌固職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職云
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皆據在野而言故知在野
日險又引易者易坎卦彖云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引之證固是在國王公設之以守國若然
易云王公設險險則此固以其言王公設之非是在野自然
之險者也是對文則險固異散則險固通名也掌固司險在

也者取整齊之義故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

六十人疆界也疆居疏按其職關雖未知其事蓋掌

守疆界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也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一人史六人徒百

有二十人候候迎賓疏注候候至來者釋曰在此者

其禁令以設候人是候迎賓客之事故詩云
彼候人兮荷戈與祿亦是武事故在此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一人環猶卻也

敵環戶關反劉戶疏注環猶至卻敵釋曰在此者按

串反卻起畧反下同其職云掌致師察軍憲皆是軍師

之事也故在此也

擊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擊讀如

繫壺盛水器也。世主擊壺水以爲漏。疏注擊讀至爲漏。

其職云。擊壺以令軍井。擊壺以令舍。擊壺以令糧。又云。凡

軍事。懸壺以房。聚榘皆爲軍。其按在此也。鄭讀擊如繫髮之

繫者。詩云。摠角之真毛。傳云。摠角結髮。此鄭依毛傳。繫即結

之功。則以官爲氏。故以世主解之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射人。釋曰。在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氏不疏。注服不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者。按其職云。掌射鳥。亦反。疏射鳥氏。釋曰。在此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一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十人。徒四十人。司士。釋曰在此者

以其職云。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與大司馬云。進賢興功。同。故列職於此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

胥一人。徒二十人。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疏**注諸子至庶子。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故亦在此也。鄭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按其職云。掌國子之倅。倅。副代父者。是公卿大夫士之適子。皆是倅。故鄭云。言之云。或曰庶子者。按禮記燕義。稱此諸子為庶子。故言。或曰以其燕禮有庶子執燭之事。彼稱諸子謂之庶子。故燕義兼說天子諸子之事。諸庶為一。皆掌公卿大夫士之適。故通謂之庶也。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疏**注右謂至車右。釋曰在此者。王車

之右。執干戈以衛王。亦是武事故在此也。鄭知勇力者。其職云。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云。選右當於中。是用勇力充之者也。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一人。府一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賁。注不言至力者。○釋曰在此者。亦衛守王在音奔下同。**疏**此宜也。鄭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勇力者。以其在胥下。例皆是徒。今不言徒。而曰虎士。勇。先是徒之選。有勇力者。乃為之。以當徒處。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

八人。**疏**旅賁氏。○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執戈盾夾其衆。言賁見其勇。亦是衛守王事故在此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世為王節所衣服。為于偽反。疏注世

衣服。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郊祀二人。執戈。送逆。尺。從車。亦是武事故。在此也。鄭云。世為王節所衣服。以其著服與王為節。而稱氏。故知官有世功。則曰官旅。然凡稱氏者。鄭雖不釋為世功。但注有詳畧。從可知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疏

注方相至之貌。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可畏怖。亦是武事故。在此也。鄭云。方相猶言放想者。漢時有此語。是。可畏怖之貌。故云方相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

六人。御僕下士十人。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疏

注僕侍至長也。言僕御者是武衛之事。又大僕職。凡軍旅田役。贊正鼓。是凡僕御皆連類。在此也。大僕已下四官。因仍同府史之等者。大

僕已下至御僕。乃是別職。同官。故同府史也。小臣。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僕其職云。掌受命於王。以視

祭祀。御僕其職云。掌羣吏之逆。及庶氏之復。大僕為長。故連類。在此。若然。府史胥徒。在御僕下者。是四官別職。同官。故共府史胥徒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此吏而日隸。以其事。疏

注此吏至事。藝。釋曰。在此所掌事。藝。故別官職。不屬大僕。鄭云。此吏而日隸。以其事。藝者。此經言下士二人。即是吏。按秋官有罪。隸已下。是奴稱隸。以其掌藝。故與賤同稱隸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弁者古

稱委貌。緇布曰冠。弁。皮。彥。反。稱尺。證反。疏 弁師至四人。釋曰。在此者。以夏象夏。故不同。司服在春。官而在此也。注弁者。至日冠。釋曰。按禮記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夏收殷。禔。周弁。三代皆祭

冠則弁亦冕也。即是六冕皆得稱弁。若然皮弁爵弁自然。是弁故鄭云弁者古冠之大稱也。云委貌。緇布曰冠。春此二者對皮弁爵弁六冕。惟曰冠若散文亦得言弁。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皆得言弁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甲今之鎧也。司甲兵戈盾官之長。疏

注甲今至之長。釋曰在此者其職雖闕但甲者軍師所用在此宜也。言甲今之鎧者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從金為字也。云司甲兵戈盾官之長者以其此官下大夫又在上已下皆士官故云長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疏司兵。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五兵五盾及授兵從司馬之法此亦為軍事在此宜也。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今

時句于戟。句子。古侯反。下音結。疏司戈至四人。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祭祀授旅賁戈故士戈盾授舞者

兵皆武事故在此也。注戈今時句子戟。釋曰按冬官治氏為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則三刃長丈六尺。形既不同。鄭云戈句子戟而為一物。解之者鄭舉漢法以況之。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為句子亦名胡子。故號戈為句子戟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弓矢弓弩矢箠。疏注司弓至

日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六弓四弩八矢給武之所用在此宜也。云司弓矢弓弩矢箠官之長者司弓矢下大夫已下繕人。豪人皆士官故得與之為長也。鄭云司弓弩即繕人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繕之言勁也。善也。疏注繕之至善也。釋曰

之用弓弩矢箠亦是武事故在此也。云繕之言勁也善也者以其所掌弓弩有堅勁而善。堪為王用者乃入繕人以共玉故鄭為此解之也。

稟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鄭司農云。稟讀為芻。稟之稟。箭幹謂之稟。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稟人。稟古老反。幹如字。沈古旱反。

疏注鄭司至稟人。釋曰。在此者。職云。掌六弓八矢四弩。是軍事所用。故在此也。先鄭云。箭幹謂之稟。按冬官矢人云。以其筈厚為之。羽深後。鄭云。箭讀為稟。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則此稟人非直掌矢。稟兼主弓弩。矢。箭等。而云稟人者。以稟為主耳。故云。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稟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右者。參乘。此充戎路。

焉。乘**疏**注右者。至右焉。釋曰。此戎右。并下僕馭。在此繩證反。者皆是防衛之官。故皆在此。云古者參乘者。若在軍。為元帥。則將居鼓下。將在中。御者在左。若凡平兵車。則射者。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是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左右。故云古者參乘也。云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者。按巾車。玉路有五。按下文。僕亦有五。惟此戎右。已下有三。不見玉路。祀之。右。又不見木路。田路之右。故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故以類相兼。故戎右兼田右。齊

右兼祀右。若然。僕有五。不兼者。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之中。有五御。而不言右也。按巾車。玉路居前。戎路在後。此右在前。又戎右。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戎。右。官人尊者。夏官主事。尚威武。故戎右居前。使官尊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充玉路。金路之右。齊**疏**注充之右。釋曰。充金路為王。故云齊。按曲禮云。立如齊。注。齊謂祭祀時。則齊雖施於祭前。當祭時。亦名齊。故得兼金玉二路。而鄭不言。亦以其齊同故也。

道右。上士二人。充象路。**疏**注充象路之右。釋曰。在道車。以中車五路。差之上。已有玉。金。革。木之等。此道右。當充象路之右。可知。不兼而官卑者。以其上四事簡。故使兼此道。右。每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以其事卑於齊戎之等。故官職卑也。

大馭。中大夫一人。馭之最尊。**疏**注馭之最尊。釋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守之事。在此宜也。云馭之最尊者。以其御玉路。以祀。故云。最尊。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

尚威武此戎僕在前者以其僕雖駕馭為難仍非武事故退戎僕於後進大馭於前也仍尊戎僕在齊僕之上而使中大夫為之與戎右尊卑同也

戎僕中大夫一人取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疏**注取言至於車

下言僕並是侍御之官稱僕今此馭車之人亦言僕者在車亦是侍御之類故云亦侍御於車也

齊僕下大夫一人古者王將朝觀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

皆同疏注古者至神明釋曰齊而敬神明者按曲禮下法

觀敬宗廟按觀禮及司儀會同之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方明之神是會同敬神明中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賔則

金路主為賔路賔路則諸侯與王行朝觀會同之禮故鄭以朝觀會同以釋齊也

道僕上士十有一人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

直遙反疏注王朝至之道釋曰按上齊右見下至齊僕

莫音暮皆二人唯戎右與道僕人數多者則戎右有所

斬殺故左氏傳晉縛秦囚萊駒為右使萊駒斬之故人多也

道僕所以特多者以朝夕在朝來往駕脫難而且煩故人最多也鄭云王朝朝莫夕主御者此釋人多之意云

田僕上士十有一人田僕釋曰人亦多者王

獵及取解獸之等亦是事繁而難故亦特多也

馭夫中士二十一人下士四十人馭夫釋曰

按其職云掌馭貳車從車使車之等馭僕之類故亦在此馭夫摠六十八

按校人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則馬三十

六匹一馭夫計良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則六十馭夫又駕六麗

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則一馭夫主四百三十二

四駑千二百九十六匹則馭夫三人并前六

校人中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校之為言校也

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主馬者必仍校

視之校人馬官之長。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疏校人

旁作是比技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疏至十

人。釋曰在此者以馬共軍所用故其職云凡軍事物馬而

頌之故在此官特尊而多者以王馬多故也。注校之至之

長。○釋曰云校之為言校也者讀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

取效見義以其養官畜者必效見之故鄭云主馬者必仍校

視之仍者相仍有時數數程見之也云校人馬官之

長者與下趣馬至圍人為長有事皆取長官法度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趣馬趣養馬者也鄭司農

七口反劉清須反注同阜才早反趣養清疏注趣馬至趣

須反又七口反一音七句反蹶居衛反。疏馬○釋曰在

者按其職云掌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以鄭云趣馬趣養馬

者故在此也先鄭說以詩云蹶惟趣馬者彼詩是刺幽王之

詩其詩臣名蹶惟作趣馬之官權

寵之例引以證趣馬是官名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

人徒二十人。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疏

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巫馬至十人。○釋曰巫知馬崇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也

賈者治馬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賈人也。○注巫馬至同職

釋曰馬祖之等並在下文有以犯者與為崇巫則知之為之

謝過必與醫同職者巫言無崇則是時氣及損傷付醫治之

故二官同職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而養

劉音茂疏注主牧放馬而養之。○釋曰在此者按其職

沈音木疏云掌牧地是放馬故與校人連類在此也

庾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庾之言數

反數色主疏注庾之言數。○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十

反數之同疏有二閑之政阜馬佚特之等故與馬官連類

也在此

圍師乘一人徒二人圍人良馬匹一人駑馬

麗一人。養馬曰圍四馬為乘良善也麗駑也疏圍師至

同禮疏三十一

三

釋曰在此者以其掌養馬也。○注養馬至耦也。○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亦是為馬故亦連類在此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

有六十人。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疏注職主至之長。釋曰在此者司

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事相成故在此官尊而人多以其主天下人民貢賦之事事繁故也云主四方官之長者與下諸

言方者為長也

士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

胥五人。徒五十人。土方氏主四方。疏注土方至土地。釋曰在此者按

其職云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與附方連類在此也故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懷來也。主來四方。疏注懷來至其物。釋曰在此

致方貢致方貢致遠物。故與職方連類在此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合方氏主合。疏注合方至之事。釋曰在此者

其財利同其數器故注云主合。同四方之事故亦連類在此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訓道也。主教道四方。疏注訓道至之民。釋曰

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故注云教導四方之民故連類在此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形方三主制四**疏**注形方至形體。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制邦國之地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疏**山師。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疏**川師。釋曰在此者按其職

遯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遯地之廣平者。遯音原。疏注遯地之廣平者。釋曰在此者按其職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疏**

類在此也。匡人至八人。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掌達法則匡邦國而

擯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擯人主擯序主意

南反與探同。**疏**注擯人至天下。釋曰在此者按其職云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都王子弟所封

司馬主**疏**都司至十人。釋曰言每都上士二人已下者

故在此也。注都王至軍賦。釋曰鄭據何知都惟有王子

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不通卿大夫者按司裘云諸侯則共熊
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卿不入諸侯之中故知義然云司
馬主其軍賦者即司馬法云成出士十
人徒二十人之等並是都司馬所主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

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
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
其以王命來有疏注家卿至司馬○釋曰云家卿大夫采
事則曰國司馬疏地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謂大夫采
地小都任縣地謂卿之采地大都任疆地謂三公采地則卿
人小都中今此經直言家而小都人家中不在上都中者司
馬主軍事嚴凝為主須辨尊卑故依司裘卿與大夫不得稱
諸侯者為家又不使王臣為之也若然都宗人家宗人及都
士家士皆使王臣為之者都宗人有祖王之廟九皇六十
四民王所當祭故使王臣為之都宗之士以獄訟刑罪王政
之重非王臣不決故亦使王臣為之但非嚴凝故卿入都耳
云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者其職云以聽
於國司馬對此從下

向止則曰公司馬
○周禮注疏二十八卷終初五日讀此卷

周禮注疏卷二十八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八

夏官司馬第四 唐石經作第七非

令復增置三行 浦鐘云今誤令

二十五人為兩 唐石經作廿有五入為兩諸本皆脫有字

卒一旅 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作卒一族當據正

自鄉以下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鄉作卿誤疏中

既傲既戒 釋文傲本亦作敬按作敬者當是依毛詩所改

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也 釋文見於賢遍反下同今諸本

於字

然富公之時其實二軍

浦鏜云公上當脫億字

則中間應有合文

閩本同合當為舍之訛蓋毛本誤今注詩為三軍者此言詩箋為三軍耳

毛本舛誤特甚

叔孫昭子曰

浦鏜云穆誤昭

鄭荅林碩為二萬之大數者

盧文弨云詩闕宮正義二萬作二軍是

整六卿大夫及州長黨正

閩本同監毛本整作據按此卿當為鄉下據在卿時同

掌其戒令賞罰

補此下十行本實缺七格

以世為霸主

宋本世作其

雖有累萬之衆皆聽師

浦鏜云聽當稱字誤

言眾舉中言之也

盧文弨云言眾當作言師

言軍以軍為名

浦鏜云上軍為多之誤

賞賚整齊之等

閩本賚作齎毛本作賚監本訛賚○案齎賚正俗字

小子史一人

諸本同唐石經缺監本誤二人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

一人

又祭祀割牲等之事

惠校本又作及此誤

今燕俗名湯熱為觀

按此觀當作權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玉海職官部引此作守其固監本疏中此國字剗改

掌疆

補各本皆提行分節此本誤連上節今訂正

環猶卻也

漢讀考云此環讀為往還之還秋宮環人讀為環繞之環

皆為軍事按在此也

浦鏜云按當故字誤

能以羅罔捕鳥者

釋文作搏鳥云本又作捕。按漢人搏

掌羅鳥鳥

浦鏗云鳥鳥之誤

掌養鳥而阜藩教擾之

毛本作阜藩當據正

王彼稱諸子謂之庶子

惠按本稱作據

鄭云世為王節所衣服

補毛本服下有者字

故知官有世功則曰官旅

諸本同按此旅亦族之訛

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

唐石經諸本皆合大僕為一節與注合宋本嘉

靖本祭僕御僕皆提行分節非。按此亦春官大師樂師瞽矇眡瞭合為一條之例以府史胥徒四職所同也此府史胥徒亦大僕祭僕御僕所同

及庶氏之復

浦鏗云民誤氏

以其事褻

余本監毛本同嘉靖本閩本褻作褻按葉鈔

按禮記郊特牲及士冠記

惠按本作士冠禮又云宋本禮記中是記字。按今見儀禮士冠

稟人胥二人

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稟作稟非注及疏同釋文亦作稟從木閩本二字壞缺

稟讀為芻稟之稟箭幹謂之稟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稟並作稟案芻稟之

稟二稟字當從禾稟讀及箭幹謂之稟二稟字仍從木讀為當作讀如此擬其音如芻稟耳箭幹字則作稟也經義雜記云說文木部稟枯也枯即肅慎氏貢枯矢之枯儀禮以笥為矢幹字而說文竹部無之然則箭幹字本作稟矣考工記及矢人準此。○按前說非也枯稟之稟从木讀為芻稟之稟則易其字矣禾稟者莖也箭幹亦莖也故箭幹之稟即禾稟引伸之義也作枯稟字則無義矣稟枯也又木名也經義雜記合為一義誤矣易為稟字而後曰箭幹

謂之稟注例如此倘作謂之稟則不當言讀為矣凡枯槁字苦浩切凡禾稿字古老切經典釋文以及各韻書皆如此此經釋文曰稟古老反依鄭易字之音也

釋曰在此者職云入閩本者下剝擠按其二字監毛本排

兼主弓弩矢服等閩本剝改服為簾監毛本承之

右者參乘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右作古當據以訂正此本及毛本疏中引注亦作古惠按本

同

則射者左惠按本者下有在

按巾車玉路有五浦鏜云王誤玉

是以六褻之中浦鏜云藝誤褻

又戎右大夫浦鏜云大夫上脫中

充金路為玉閩本同誤也監毛本金作玉玉作主當據

以其御玉路以祀毛本玉誤王

按上齊右見下至齊僕浦鏜云見當已字誤

校之為言校也余本作校之為言校也下校視亦作校視案釋文云校人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

作是比按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然則言校校視皆當作手旁比按之字矣賈疏則讀為效○按依釋

文注作校之為言校也文理甚明然比按字出於後代說文所無

蹶維趣馬嘉靖本維作惟當訂正按毛詩作維三家詩作惟釋文出蹶惟二字賈疏引注作惟是也諸本

作維非

在者補闕監毛本作在此者此本誤脫此字

巫言無崇毛本作無崇當據正

度之言數

監本下有也疏中標注同按釋文數也色主反是陸本有也字當

園師至二人

閩監毛本作一人此誤

故連類在此

閩監毛本下有也

主擇序主意

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下主作王疏中準此按賈疏引其職掌誦王志云云以釋此

注則當從嘉靖本作王余本作主誤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沈彤周官祿田考云以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

於公司馬之文移在都司馬本職後都司馬亦如之文移在序官都司馬後是家司馬亦如之即謂每家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矣蓋此本與春官家宗人秩官家士二目同例而其簡與職互錯也

周禮注疏卷二十八按勘記

終

南昌袁泰開校



程